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文學類二

**林興吟詩自遣** 福州西門有林興者，業薙髮，亦以吟詩自遣。《偶感》云：「幾輩下場如傀儡，何人作夢到邯鄲？」《夜思》云：「酒盡寒生花影外，詩成愁入雨聲中。」

### 蔡秀倩有無題詩

同、光間，上海引翔港有農女蔡秀倩者，自號「錦塘女史」，時投詩壇，男子為之斂容。女史有《續餘小草》二卷，毗陵趙均捐資為刻之吳門。有《無題》十首，尤膾炙人口。茲錄其四云：「閒拈舊韻譜愁工，一度思量一寸哀。月縱能圓猶有暈，花無常好不禁風。珠簾日暖黏紅雨，瑤砌春明步綠叢。芳草天涯何處是，欄杆倚徧玉玲瓏。」「春陰脈脈繡簾斜，節序頻移感歲華。機上啼痕微素錦，酒邊愁韻譜紅牙。擬箋月府通心訴，何意瑤臺厄落花。悵惘幽情柳色裏，綠雲一角淡煙遮。」「東風吹雨過重樓，花自銷魂鳥自愁。對鏡獨虞雙鬢改，棲林難為一枝留。玉環指約如堅節，錦繡心腸不繫舟。綽約畫圖周昉筆，淚痕難倩彩毫收。」「鶯歌柳眼泥人嬌，觸撥閒愁病易招。天上遊雲歸夢杳，人間歲月利名消。從知蓮蕊心多苦，謬說蘭因福可邀。暢好畫樓三五夜，一簾明月護深宵。」

### 德宗擬作試帖

光緒戊子順天鄉試，詩題「深柳讀書堂得書」字。德宗有擬作。又有二首：一題為《鳥稱萬歲》，癸巳年作。中云：「上界珠喉轉，中朝寶籙昌。和鳴偕鸞鶴，福祿頌鴛鴦。慶衍長庚祝，靈符降乙祥。八千年紀鳳，十二管吹凰。喜氣騰鴻序，歡歌進兕觥。」一題為《去看何寺花》，丙申年作。中云：「清品宜供案，奇英尚滿塋。幻觀參眾相，微笑悟三乘。數處流仙梵，誰邊禮佛燈。素心拋一友，青眼對諸僧。」

### 某司員以詩自媒

光緒初葉，潘文勤公祖蔭長刑部，有司員某聞其好尚文雅，思所以媚之，乃成急就詩數十首，恭楷錄正，於堂上署諾時，揖而進之。文勤即時緘閱，及見首題，為「跟二太爺阿媽狂廟」八字，【都人謂「從」曰「跟」，謂「伯父」曰「太爺」。阿媽者，滿人稱父之詞。都中隆福等寺，月有常期，陳百物以待售，往遊者輒謂之「逛廟」】。不禁狂笑。冠纓幾絕。某面若死灰，逡巡退。

### 寶竹坡詩豪宕

京西翠微山靈光寺，故闕壯，旁近有翠微公主塔，廢池在其下，荷葉數百柄，少花，高柳數株，池上為宗室寶竹坡侍郎廷讀書處。蓋罷官以後，歲必數宿焉。有泉涓涓出石竇，注於池。生平嗜酒耽詩，好山水遊，使車所至，必搜奇訪勝，流連旬月不能去。登泰岱，入武夷，泛太湖，上金焦，足跡徧兩峰三竺間也。

寶既罷官，時與窮交及壽伯福、富仲福兩公子徧遊京東西諸山，歲得詩數百首。居常貧乏不能自存，賴友朋資助，得錢則買花沽酒，呼故人賦詩酣醉。嘗著敝緇袍，面破殆盡，棉見焉。門人陳衍偶遊昆明湖，遇之於湖上酒家，則酩酊而行跣跣矣。其詩天才豪宕，以曲達為主。五言近體，時近右丞、嘉州，餘則香山、擊壤、放翁、誠齋，近人則初白、隨園、北江、船山，長短數千首。遊山者居七八。田盤一集，尤為劂刻。妙峰、香山、翠微、桑乾、戒壇、潭柘諸處，寶之龍門八節灘也。冷家莊、三家店、靈光寺諸處，寶之行窩也。別有《西山紀遊行》、《田盤歌》及《七樂》三長篇，皆一二千字，可當遊記古賦讀。

同治癸酉，寶典試浙江，題詩於聚奎堂之壁。詩曰：「絕世高才未易尋，燈前幾度費沈吟。漫誇此日衡文眼，休忘當年下第心。玉氣迷離山霧重，珠光隱約海波深。英奇埋沒知多少，蕊榜書成愧不禁。」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，其門下士也。

### 康步匡詩清苦

康步匡，名詠，汀州人。未弱冠，登科，以中書留寓京師。嘗從寶竹坡侍郎學詩，詩意清苦。偶作句云：「愁殺濃雲如潑墨，隨風幻作故鄉山。」《淨業湖樓飲酒有懷王芷亭先生》云：「宿雨霽城隈，登臨眼界開。山雲渡溪澗，湖水潤樓臺。昔日諸詩老，何人共酒杯？可憐隄上柳，依舊送青來。」《秋夜獨坐》句云：「秋聲初到樹，月影欲移花。」《通州道中》云：「鄉心越閩海，秋色上燕臺。」《中秋對月有懷菊客》云：「聞道今宵月，天涯共此明。可憐歡笑日，不解別離情。路已歧南北，身何問死生。秋階風露冷，贏得兩凄清。」此詩甚凄清。菊客，壽伯福號，竹坡長公子，步匡所日與倡和者也。

### 金亞匏晚無所遇而託於詩

上元金亞匏增生和，為仍珠觀察還之封翁，振奇人也。跌宕自喜，近於狂，晚無所遇而托於詩。其所為，纏綿婉篤，跌宕尚氣。咸豐癸丑，甲寅間作，則有一種沈痛慘澹陰黑之象，誠詩史也。審其格律，無一不軌於古，而意境、氣象、魄考，求之並世作者，未有其偶；比諸遠古，不名一家，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之也。

亞匏所著《秋蟬吟館詩鈔》，分七卷：曰《然灰集》。其自識曰：「余存詩斷自道光戊戌，凡十五年，至咸豐壬子，得詩二千首有奇。癸丑陷賊後，倉皇伺間，僅以身免，敝衣徒跣，不將一字，流離奔走，神志頓衰，舊時肄業所及，每一傾想，都如隔世，而況此自率胸臆之詞乎！顧以平生結習，酒邊枕上，或復記憶一二，輒錄出之。然皆寥寥短章，觀聽易盡，其在閱裁鉅製，雖偶有還珠，大抵敗鱗殘羽，情事已遠，歌泣俱非，欲續覺脛，祇添蛇足而已，故不敢為也。久之，亦得如干首。昔韓安國之言曰：『死灰不能復然乎？』余今之寵余詩，則既然之矣。知不足當大雅，抑聊自奉也。」曰《椒雨集》，上下。其自識曰：「癸丑二月，賊陷金陵，劍矛矛炊，詭名竊息，中夏壬子，度不可留，擄面辭家，僅以身免。賊中辛苦，頓首軍門，人微言輕，窮而走死。桑根舊戚，恩重踰山，自秋徂春，寄景七月，而先慈之訃至矣。計此一年之中，淚難頽愧，聲不副愁，幾味之無，違言競病。惟以彭尸抱憤，輒復伊吾；亦如麴生之交，尚未謝絕。昔楊誠齋於酒，獨愛椒花雨。椒，辛物也，余宜飲之，又余成此詩，半在椒陵聽雨時，今寫自癸丑二月至甲寅二月詩，凡百五十餘首焉。」曰《殘冷集》。其自識曰：「余以甲寅八月，出館泰州，乙卯移清河，丙辰移松江，數為人師，自愧無狀。惟以詞賦為名，於詩，不得不間有所作。雖短章塞責，而了了萍蹤，未忍竟棄，遂積為卷葉。此三年中，乞食則同也，而殘杯冷炙，今年為甚。夫殘冷，宜未有如余詩者矣。乃寫自甲寅八月至丙辰十月去松江時詩，凡百有餘首焉。」曰《壹弦集》。其自識曰：「余以丙辰十月，應大興史懷甫觀察保悠之聘，佐釐捐局於常州。明年丁巳，移江北。其七月，又移東壩，遂至己未九月。事在簿書錢穀之間，日與駟僮吏胥為伍。風雅道隔，身為俗人，蟲鳥之吟，或難自已，則亦獨弦之哀歌也。今寫自丙辰十月至己未冬赴杭州時所作詩，凡二百有餘首焉。」曰《南樓集》。其自識曰：「咸豐十年之閏三月，金陵大營再潰。不數月，而吳會賊蹤幾徧。東南之禍，於是乎極。余於其時，盡室由江陰渡江，一寓於靖江，再寓於如皋。又渡吳淞江，取道滬上，然後航海至粵東，止焉。初佐陸子岷大令鍾江於端，廣二郡，子岷逝世，遂佐鳳五林觀察安於潮州。前後七八年間，凡若簿書期會之煩，刑獄榷算之瑣，榷埋烽燧之警，侏&-OYUB1責讓之擾，俱於幕府焉責之。感在知己，所不敢辭，則日已昃而未食，雞數鳴而後寢者，蓋往往有焉。文章之事，束之高閣而已。然猶以其聞見所及，製為《粵風》、《粵雅》二百餘篇，又先後懷人詩七十章。草稿皆在牘背，未遑掇拾，丁卯東歸之前數日，家人輩以為皆廢牘也，而拉雜摧燒之。於藏拙之義甚當，而歌泣已渺不可追，然則祖龍之箴虐矣。顧一生游跡，以粵東為至遠，履齒之所及，未可廢也。其未至粵以前及在粵餘詩，敗鱗殘爪，間有存者，輒復寫之。」曰《奇零集》。其自識曰：「余於丁卯夏，由粵東之潮州，航海東歸。既過春申江，行未至金陵，遭疾幾殆，至戊辰冬，始以家屬旋里。劫灰滿地，衰病索居，懷刺生毛，閱四五年，竟無投處。癸酉之歲，出門求食，雖間有憐而收之者，而舊時竿木，鮑老郎當，大抵墨突未黔，楚醴已微。十餘年中，來往吳會，九耕三儉，蘄免寒餓而已。生趣既盡，詩懷亦孤。而自與夫己氏文字構釁以來，既力持作詩之戒。又以行李所至，習見時流壇坫，尤不敢居知詩之名。即或結習未忘，偶有所作，要之變宮變徵，

絕無家法。正如山中白雲，止自怡悅，未可贈人。乃知窮而後工，古人自有詩福，大雅之林，非余望也。顧吾友丹陽東季符大令數數來問詩稿，謂余詩他日必有知者，兒輩亦以葺詩為請，余未忍峻拒，因檢丁卯至乙酉諸詩，雖甚寥寥，猶彙寫之。余已年垂七十，其或天假之年，蠶絲未盡，此後亦不再編他集矣。」

亞匏才氣壯盛，抱負卓犖，足以濟一世之變。而運蹇不偶，擯斥終其身。雖嘗為諸侯賓客，而世竟無真知之者。生平好聲色，狎妓縱酒，一飲輒數斗，同坐有不能飲者，恆百端說之，必盡醉乃已。江南平，攜家歸，出橐中金縱博。在粵時，館穀豐腴，而揮霍殆盡。及年垂六十時，意氣適上，猶如三四十人。抵掌談天下事，聲飈如鉅霆。得失利病，珠貫燭照，不豪髮差忒。鐫侯侯卿，有不稱意者，涕唾之若腥腐。聞者舌橋不得下，亞匏夷如也。

### 張文襄退食尋詩

光緒時，京都名流極盛，以張文襄公為之魁。文襄開府江漢，朝野人士，即已雲集相從。迨入樞府，都人士尤以一瞻丰采為榮。故退食之餘，無日不有讌會。其讌會時，又無往而不分韻題詩，即最促時間，亦必鉤心鬪角，作詩鐘一二。上好下甚，故當日十刹海之會賢堂、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庵，皆為名流暢敘幽情之所。而寒山社之詩會，亦即起於是時。其人物，則以南書房、翰林院、御史台三署為其中心，餘皆依附末光，欲標榜以成名者也。

### 康長素詩氣象萬千

南海康長素主政有為之詩，大刀闊斧，氣象萬千。摘其斷句，如《還里》云：「家在故鄉仍是客，身留一髮不如僧。」《遊維揚名園繁華無睹，惘然感懷》云：「孤臣雪嶺梅花墓，賢守平生芍藥堂。」《登鎮江北固樓》云：「天人長江生遠浪，風吹落木下清秋。芍藥豔紅春欲老，杜鵑啼碧潤之幽。」《乙酉除夕病臥蘇村》云：「避債並無癡可賣，祭詩幸有蘭成編。」《雜感》云：「經過人事如流水，無限江山付夕陽。」

### 朱蓉笙煨詩稿

朱蓉笙，名承芳，錢塘人，硯臣提舉大勳女。提舉工書，有聲同、光間。年十八，嬪於同邑徐珂。光緒丁亥以瘵卒，結褵僅三祺也。病革時，自煨其詩稿。僅有五律四首，載《國朝杭郡詩》三輯，今摘其佳句於此。《送春》云：「自驚顏色改，忍見落花飛。」《曉泊和外子》云：「風健添帆力，人喧雜鷓聲。」《登樓》云：「葉枯霜後紫，花隕雨中黃。」《暨甫大弟大金閩詩以懷之》云：「雲煙棲暝色，風雨戰秋聲。」珂嘗檢閱遺稿，成《浣溪沙》詞，詞云：「斷墨零縑不忍看，十年未褪粉痕斑。深宵掩卷淚頻彈。形管有誰兼福慰，碧霄何處不高寒，可能天上勝人間。」蓉笙無出，有子新六，女新華，皆珂繼配何墨君所誕也。

### 陸小姑藉吟詠自遣

陸小姑，廣西賓州人。貌絕麗而天足，幼慧，工詩。適村農覃六六，憎其弱，不任耕織，以母疾遣歸，而別娶健婦。小姑不與較，藉吟詠自遣。

### 博爾濟吉特夫人嫺吟詠

宗室伯義綏酒盛豈大雅閑達，母博爾濟吉特夫人通經術，嫺吟詠，有《芸香館遺詩》二卷梓行。光緒中葉，某學士承要人風旨，摭芸香館集中送兄詩，謂為忘本，請旨削板，將以傾豈，朝廷不允所請。

### 林暉谷發憤為詩

侯官林暉谷京卿旭雖為沈愛蒼中丞瑜慶之婿，初固窶人子也，然不能惡衣菲食，時徵歌選伎，車馬甚都，愛蒼不能給。則熱中取上第，揣摩時藝，伏案為殿體書。光緒甲午、乙未、戊戌，三上公車，皆薦而不售，則發憤為詩。取徑於孟郊、賈島、陳師道、楊萬里，苦澀幽僻，喜從鄉人鄭孝胥、葉大莊、陳書、陳衍討論。自擇百十首刊之，孝胥以為如啖橄欖，大莊以為似袁祖，衍以為春夏行冬令，非所宜。戊戌，衍寓京師蓮華寺，康有為、梁啟超寓上斜街，方上萬言書，開保國會。旭日至衍所，談藝談國事。衍語以子向習詞章，經濟非所長，時局會有變，盍少俟。既下第，強使出都，乃同遊杭州。

### 喬茂軒詩清麗

喬茂軒左丞樹枏嘗為張文襄公所器重，徵之不遂，乃代以楊叔翹京卿銳。光緒戊戌政變，楊罹禍而喬獲免焉。其詩極清麗，有《漢中輿夫》數絕、《天津歌郎》數絕，錄之以見一斑。《漢中輿夫》詩云：「曾摩賊壘斬天狼，血裏征袍劍有霜。老去雄心消不得，向人猶自說沙場。」「來往陳關太散閑，一肩積雪萬重山。莫嫌溷跡風塵苦，自古英雄不肯閒。」「和尚原頭雪亂飛，峨眉山下客忘歸。可憐瘦骨迎風立，猶著當年短後衣。」「客裏逢君意氣真，書生一劍老風塵。於今海宇方多事，那便容君作隱淪。」《天津歌郎》詩云：「碧天如水泊行舟，一曲清歌水上樓。記得櫻桃斜畔月，銀茵錦燭按梁舟。」「回首蓬山事渺茫，無衫歌扇夢魂香。如何一樣春明柳，化作飄萍總斷腸。」「青門一去即天涯，冷落門前油壁車。為語西風莫摧折，可憐曾作帝王花。」「銅壺淚盡酒微醺，歌罷臨風化彩雲。明日挂帆滄海去，不知何處又逢君。」

### 張樵野詩能成家

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起家簿尉，粗識字，中歲始力學，駢散文詩，頗能卓然成家，畫亦超逸絕塵，真奇材也。有遺詩一卷，皆遭戍西行時，關內外途中所作，茲擇其尤者錄之。《九月晦渭南道中得廉卿祭酒書述敝居及塋兒蹤跡奉答》一詩云：「無限艱危一紙書，二千里外話京居。覆巢幾見能完卵，解網何曾竟漏魚。白石齋隨黃葉散，兩家春與綠楊虛。灞橋不為尋詩去，每憶高情淚引裾。」又《留別鄧錦亭軍門》云：「交臂京華感慨深，祇憑秋雁寄邊音。艱難三箭痕猶在，倉卒離筵酒共斟。瘴海同鄉識韋叟，天山舊蹟訪裴岑。長途旌旆勞相送，萬古難忘此夜心。」又《周式如太守以錢叔美人關圖為贈賦詩奉酬》云：「松壺畫筆時所珍，派別宋元逾二文。人關圖為蔣侯繪，玉門歸鞞嘶邊塵。款署南陽歲癸，未閱世行將八十春。桃花如笑簇鞭影，晴川野館山嶙峋。矮松紅柳互映帶，大旗獵獵懸城闕。風沙萬里羌無垠，至此似覺天迴運。伯生賞郎原通人，丹青賴爾能傳神。一藝升沈會前定，坎壤豈獨曹將軍。海王聲價日驟長，廣搜始自潘文勤。伊余藏弃本非儉，巢覆散作涼秋雲。天涯作伴祇王惲，米船未許充勞薪。使君投贈吉語真，髣髴仙梵室中聞。蹇驢一夕壓球壁，怪底寶氣騰氤氳。廿年京邸相過頻，屢困南箕傷溷茵。便宜坊夜炙鴨臠，迢迢情味猶在唇。從茲中外契闊，一麾西邁慳片鱗。無端遇合歲云暮，嚴譴何敢行逡巡。此身九死不忍述，合檢寒具供陶甄。天教生入作左券，願乞山水作廬民。」

### 張文達詩近杜陵

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先後主試蜀、贛，督學粵中，非舊學新知具有門徑者不售，土風為之不變。文達雖置身通顯，而愛國憂時，於杜陵為近。光緒戊戌，己亥間，蒿目時事，鬱鬱不自勝。嘗為《感懷》詩八首，悲壯淋漓，直逼子美。記其二首云：「戎氛近逼姬周日，黨禍紛乘趙宋年。憂極真思蹈東海，時危忍見哭伊川。乾坤擾擾事未已，風雨瀟瀟秋可憐。萬里敢忘心報國，諸君應有力回天。」「五十二翁霜雪姿，經霜歷雪到清時。教忠深負先臣訓，補過難酬聖主知。數畝敝廬人外想，聯翩風雨夢中思。故山無恙堪招隱，會籥青雲餌紫芝。」

### 范伯子有自諦篇

范伯子有《自諦》一篇，語語飛動，如天馬行空，長鯨跋浪。錄之，詩云：「吾嘗一日思安禪，又嘗一念遊於仙。仙者意高廣，六合廓落然。來其歸宿處，但冀形神全。禪意向枯寂，厥功彌靜專。靜中有真覺，願力至大千。我於二道皆未學，祇以病體圖安便。久病真如檻囚陷，頗設遐想無窮邊。霞外珠宮那可得，雲中鶴駕無由傳。十洲三島盡虛妄，徒見下有深深泉。神魂散落百骸弛，欲保性命何有焉。收拾殘餘自將息，呼吸驟若遊絲牽。徐引生氣布滿腹，群腑得職無大愆。此時諧和與物共，有日世界純陽天。誰何機來萬念起，俄頃乃有億變遷。我與眾生實同道，以次現出諸因緣。不如動植物，得性能自堅。人為萬靈最，何術能離懸？所以如來得自度，而自一世人悲憐。虎狼猶可道，蟲豸未忍捐。陳諸割斷法，以制人繞纏。我以哀鳴當定慧，可知於佛霄壤

懸。愚僧撞鐘諒可法，長抱此念無回旋。口亦不辭瘁，手亦不辭胼。血氣終能愛，肺肝無俾鑄。正得一私淨，斯為萬覺先。」伯子，名當世，江蘇通州人。

### 沈子培有詩學詩功

陳石遺學部衍，與沈子培方伯曾植相見甚晚。光緒戊戌，子培以部郎丁內艱，張文襄公招之至武昌，使掌教兩湖書院史學，與石遺同居紡紗局西院。初投刺，子培張目視石遺曰：「吾走琉璃廠肆，以朱提一流購君《元詩紀事》。」陳曰：「吾於癸未、丙戌間，聞王可莊、鄭蘇堪誦君詩，相與歎賞，以為同光體之魁傑也。」同光體者，蘇堪與石遺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盛者。自是多夜談，索子培舊作，則棄斥不存片楮矣。

子培博極群書，熟遼、金、元史，治輿地，與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、桐廬袁忠節公昶論學相契，詞章若不屑措意者。石遺語子培曰：「吾亦耽考據，實皆無與己事，作詩卻是自己性情語言，且時時發明哲理，及此暇日，盍姑事此？他學問皆詩料也。」自是而子培意不能無動，因語石遺曰：「吾詩學深，詩功淺，風喜張文昌、王谿生，山谷內外集，而不輕詆七子。」詩學深者，調閱詩多；詩功淺者，調作詩少也。石遺曰：「君愛艱深，薄平易，則山谷不如梅宛陵、王廣陵。」子培聞是言，乃亟讀宛陵、廣陵詩。己亥，子培居水陸街姚氏園，秋病瘵，逾弓不出戶，乃時託吟詠。與石遺寓廬相密邇，有作，必相誇示，常夜半扣門，以函箋抵石遺。至冬，已積稿隆然。庚子亂作，南北分飛，此事亦遂廢矣。子培詩雅尚險奧，&~GKMHV;牙鉤棘中，時復清言見骨，訥真率，盪精靈。昔昌黎稱東野矚目鉞心，以其皆古體也。自作近體，則無不文從字順，所謂言各有當者是也。

### 李珊寶能作五言絕句

常州之金匱有鄉曰澗口，古名鵝湖，與蘇州之元和接壤。其地多美婦人，傭於上海之女閩者，皆若輩也。俗謂之曰娘姨，間有處女，則稱大姐。光緒辛丑冬，余理齋嘗偕張叔文過周琴娟校書妝閣，見琴娟之大姐李珊寶，以其美且慧而屈於傭也，訝之，語叔文曰：「珊寶且若是，宜君之濩落無所遇也。」

女傭之美者多矣，而珊寶尤美，穠纖得衷，修短合度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約素，延頸秀頂，皓質呈露，雲鬢峨峨，修眉聯娟，丹唇外朗，皓齒內鮮，明眸善睐，靨輔承權，瓊姿豔逸，儀靜體閒，柔情綽態，媚於語言，芳澤無加，鉛華弗御，嫣然一笑，誠足以惑陽城，迷下蔡，而何有於滬？

珊寶至滬一年矣，有夙慧，嘗從琴娟之客吳彥復主政保初習詩，能作五言絕句矣。其《梅花》詩曰：「不覺東風到，梅花昨夜開。月中疏影見，疑有美人來。」詩固不佳，而出於娟娟此多之手，不已難能而可貴耶？且珊寶在鄉時，惟常日力作，頭戴笠，跣雙足，蹣跚阡陌間。薄暮負鋤歸，過村塾，輒就塾師閒話。師為其族祖也，教以識字，《神童詩》、《千家詩》，漸已上口成誦矣。故彥復教之作詩，不及一載，而能斐然成章也。叔文曰：「古云才難，觀於此，夫豈其然？」自是而理齋、叔文遂時與唱和矣。

### 秋瑾賦詩乞書

光緒壬寅，秋瑾初至京師，寓南橫街圓通觀斜對一小宅，終日蟄居，非其所親，見之輒斂避。後徙南半截胡同，與吳芝瑛女士結鄰，始閱新書、新聞紙。旋改男裝，寄其子於謝滌泉部郎處，隻身赴日本留學。當居南橫街時，嘗以煮礮箋索陳梅生太史書直條，媵以一絕云：「殷雷久耳右軍名，問字無由到講庭。願乞一行輝素壁，閨中曾讀換鵝經。」

### 周玉山即席賦詩

周玉山制軍馥某歲赴魯撫任，膠州總督命酒，為之洗塵。周即席賦詩一首云：「朔風吹雪海天寒，老眼蒼茫不忍看。故國空存周典禮，斯民猶見漢衣冠。是誰握算盤盤錯，到此枯棋著著難。挽日回天空奮力，可憐筋骨已衰殘。」

### 張今頗為能詩儒將

錢塘張錫鑾，儒將也，字今頗，能詩。鄭蘇堪嘗為序其詩集，略云：「孝胥稱疾解兵，樓居五年。其出關也，挾嶽崎歷落之氣，悲歌慷慨，而至瀋陽。張董齋嘗語余曰：『子聞遼東有快馬張其人乎！張公今頗是也。』及明日見之，長身赭面，眉目聳異，三十年間，馳騁關外，捕賊卻敵，崛起牧令，以歷監司。其排難解紛，抑強扶弱，滿蒙羌漢，望若神人，家人婢媪，舉其名以止兒啼，此又一張遼矣。余喜就之語，益習，輒告余遼瀋近年失敗之狀，以及邊塞異聞，軍中軼事，已而撫脾喟曰：『吾年且七十矣，前年喪愛妾，今鬱鬱無以自聊。惟衝風躍馬，以寄平生志業不遂之孤憤耳。』此公之意態，殆與榆關之連峰，壺島之怒潮，同為余東行懷抱之新得也。」

今頗詩多悲壯語，又時有悽豔語。光緒甲午中秋前日，左冠廷軍門寶實戰沒平壤，詩以弔之云：「屹屹孤城獨守難，祖邦西望客軍單。大同江上中秋月，長照英雄白骨寒。」《軍克寬甸口號》云：「邊城久陷倭人手，一戰能收匪所思。四野歡呼元佐懼，新軍初試大功時。」《清明野望》云：「亂後逢佳節，難為塞上春。幽花開白骨，紅照陌頭人。一片斜陽裏，千聲野哭新。聽來腸欲斷，況是客中身。」以上甲午後之作。幽花一聯，悽豔極矣。《中秋無月》云：「牢落天涯望止戈，和戎消息近如何？嫦娥未忍開明鏡，千里沙場戰骨多。」庚子作也。《牛郎歌》有云：「結交廿年吾畏友，一城日夜謀攻守。詎知撤下守中立，局外虎狼教袖手。」又云：「吁嗟奇局互古無，客軍血竭吾脂枯。」又云：「俄兵不退日兵進，主人中立村為墟，吁嗟奇局互古無。」癸卯冬日俄戰時作也。黃仲弢嘗云：「中國可謂局中外立矣，乃自以為局外中立乎？」《九日偕同人登鳳凰山》云：「世路險如此，山空任虎行。孤松蟠地起，亂石倚天生。杯酒重陽日，烽煙兩國兵。我來登絕嶽，海宇盼澄清。」《日本倉辻君櫻雲督工兵於鳳城南河，建長橋行人》有云：「徑盡橋來山更轉，造成世曲曲如弓。」《次日本軍政大原武慶韻》云：「天風吹送雪聲乾，擊劍談兵夜未殘。浩劫乾坤塵莽莽，他山松柏氣丸丸。」《寄森井國雄野鶴》云：「野鶴橫飛向戰場，鳳山鳴水幾翱翔。筆鋒殺敵無餘事，獨倚寒燈拂劍霜。」以上皆日俄戰時作。《中秋月下》云：「故教明月滿，來照客身單。」《過大高嶺》云：「磊石支行灶，燈煙散晚霞。」《鄂城春感》云：「黃鶴不歸杯獨舉，白虹如此劍空磨。」《舟夜懷子久三弟》云：「推篷看月月如水，征雁數聲天未明。」《題友人畫帳》云：「年來一副看花眼，獨向天南望洗兵。」《再經豐樂河》云：「昔年匹馬孤征地，又向江天鼓棹來。落日掛帆風力飽，群山列戟戰場開。軍餘野壘生春草，亂後殘村出劫灰。」《舟泊安陸》【昔靈軍大破捻於此。】云：「戰地重經百感生，扁舟獨繫楚王臺。十年回憶親戎陣，萬里長驅踏虜營。禾黍已高驃騎壘，波濤猶恣海門鯨。湖山清靜吟懷壯，極目乾坤無限情。」《晚泊襄陽》云：「襄陽舊是論兵地，回首閒關破陣年。春草綠封新鬼墓，野雲紅燒夕陽天。」《穀城書懷》云：「生事勞行役，春光穀伯城。幽花明客眼，細雨滑鳩聲。」《山行》云：「障面疑無路，穿雲始見村。防秋茅結屋，捍虎石為門。」《晚行》云：「落日疑防虎，饑鷹欲趁人。」

### 陳石遺敘鄭蘇堪詩

光緒壬寅二月，鄭蘇堪《海藏樓詩》刊成，學者以其剝膚存液，多宗之。陳石遺為敘之曰：「蘇堪寫定其詩，示余顧子子朋所為敘。乃曰：『子方草創詩話，必有微言深旨，可以敘吾詩者，盍為吾一長言之？略如姜白石所自為詩敘若詩說。』余曰：『諾，且為君默記往昔彼此之言，雜書之，以為笑樂。』余與君治詩者，皆二十餘年。相與商略為詩者，亦二十年。初時持論，若南山秋氣之相與高。所謂否，不稍假借，用輒引為詬病，回思足自哂。然亦可見年少負氣，不如今之老大頑鈍，譽不喜而毀不怒也。君詩始治大謝，浸淫柳州。乙酉歸自金陵，訪余於西門街，則亟稱孟東野。詣君案有手鈔東野詩四冊，題五言古數章於上，有精語，足資詩學。出示癸未、甲申詩數十首，屬為評品。題以詩題一五言古還之，君乃以余詩為精進。時多過從夜談，坐池旁樹下老屋，盡兩三燭而去。兩家老屋皆有池有樹，君贈詩所云『孤往希真侶，相逢亦冷蹤；何緣疏淡意，頻為說詩濃』者。未久，君將往天津，作五言一首為別，自謂似顏延之北使洛。喜余送行兩五律，屢誦於陳弢庵。又喜誦余建溪數詩，余次年入都，都下所知，有能誦之者。客天津，書來言，北地曠爽，詩蘊皆盡。大抵作詩亦隨地氣，山川秀蘊，則觸處成吟；原野表延，則搜剔難就云云。寄示《浮

海》詩，有『風煙知異縣，道里計中原』云云，《出都》詩，有『出門俯滄海，登高見帝都』云云。今此數詩，集中皆不存。文人喜割棄少作，未必其前盡不如後也。己丑、庚寅入都，君寓可莊所及官學，案上手鈔詩，本有晚唐韓偓、吳融、唐彥謙諸家，北宋梅聖俞、王荊公諸家。君詩已一變再變，為姚合體，為北宋，服膺荊公。而余感君言，作詩盤鬱往復於中者稍久，其出之也，必有自耐咀味者。乙酉後，渡海游臺北，沂江湖湖南，亦遂變其前詩。一日，遇君與季直於驛馬市，相將入浴室，君解衣探夾袋，出殘稿數紙，則遊攝山詩，皆七言，余以為神似樊榭，君乃為此。君曰：『吾向未嘗為七言，去年為之。』自後相見，常論七言。君始於七古，常獨舉韋蘇州、溫庭筠，然亦一時興到語，所作如《大阪登高》、《感舊》、《示李芝楣》、《登北極閣》、《登周處讀書台》、《侯府懷陳幼蓮》、《石鍾山》、《昭忠祠》、《郗超》、《漢陽琴台》、《子培見訪湖舍》等篇，皆半山、遺山、道園之遺，何嘗為蘇州、庭筠哉？君每言，作詩無深抱遠趣，所謂不可適獨坐者，固已。若處處不忘是作家，而不敢極其才思，誠作家矣。然終於此而已，安有深造自得之境？其題晚翠集云云。余故以為至言，非君莫能道者。君又言，律詩要能作高調，不常作可也。老杜『風急天高』一首，全首高調。此外吾舉楊微之『天寒酒薄難成醉，地迴樓高易斷魂』一聯，惜難易作對。余曰：『君往事夢空一聯，當復過之。亂峰出沒一聯，與放翁之江山重複爭經眼，風雨縱橫亂入樓甚相似。』韓冬郎云：『人間易得芳時恨，地迴難招自古魂。』非高調而落想甚高，亦惜難易作對。高調要不入俗調，要是自家語。元裕之多是高調。高季迪，前後七子喜高調，遂多俗調。東坡律句極少，高調屬對，每以動宕出之。此祕發於沈佺期、王右丞，極變化於老杜。《吳都賦》云：『嵌崎乎數州之間，灌注乎天地之半。』七律中對，要有此二語體勢。沈佺期『九月寒砧催木葉』二聯，王右丞『到門不敢題凡鳥』二聯，足以當之。東坡云：『老僧已死成新塔，壞壁無由見舊題』，『獨眠牀上夢魂穩，回首人間憂患長』，『簾前柳絮驚春晚，頭上花枝奈老何』？『酒闌病客惟思睡，蜜熟黃蜂亦懶飛』。此例極多，何等神妙流動！『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庵初白頭』，山谷謂當是『初白頭』。曰：『豈有用白對天。』東坡曰：『黃九要改作日頭，不奈何他！』往時葉損軒作律句，對語喜工整，余常以此例語之，損軒頗從余言。後又復其舊步。沈子子培，稍護青邱七子者，余曰：『留客山中生桂樹，懷人江上落梅花，在七子中最高清秀，然亦著眼此桂樹梅花，而不能舍耳，若雪滿山中月明林下，函關月落華岳雲開，皆所謂干卿何事者，抑人人適秦，皆有一聯，華岳三峰，潼關四扇，將若何？放翁云：『老夫合是征西將，胸次先收一華山』，則真能負之而走矣。』戊戌，君來鄂，所居隔一江。歲暮，約相督為律詩。余因言，作詩起調不落凡近易，結調不落凡近難。君則言作詩用利筆易，用禿筆難。謂余寄弢庵送子培詩中，有能用禿筆者，殆即書家折釵腳屋漏痕之說耳。大抵詩要興象才思，兩相湊泊，有惘惘不甘之情，不自覺其動魄驚心，迴腸蕩氣也，有自然高妙之悟，乃使人三日思百回讀也。李衛公之『獨上高樓望帝京』，王荊公之『南浦隨花去』，東坡之『但有尊中若下元』，遺山之『落日青山一片愁』各絕句，皆李嶠真才子語，能使人恨惘損志者。白樂天之『一道殘陽鋪水中』絕句，坡公之『兩洗東坡月色新，泐去湖波尚有情』，『江東估客木棉裘，竹外桃花三兩枝』各絕句，荊公之『鷓鴣一雙隨坐嘯，荷花十丈對冥搜』，『丈夫出處非無意，猿鶴由來自不知』，『試問道人何所夢？但言渾忘不言無』，『無人語與劉玄德，問舍求田意最高』，『久聞陽羨溪山好，頗與淵明性分宜』，『但願一門皆貴仕，時將車馬過茅茨』，黃山谷之『翰墨場中老伏波，菩提坊裏病維摩』，『近人積水無鷗鷺，時有歸牛浮鼻過』，陸放翁之『江頭漁翁結茅廬，青山當門畫不如』，『恨渠生來不讀書，江山如此一句無』，『我亦衰遲慚筆力，共對江山三歎息』，皆可云高妙者。姜白石『人生難得秋前雨』一首，文與可此君庵之『我常愛君此默坐，勝見無限尋常人』，亦庶幾。姜白石甚似孟浩然，文與可頗類韋蘇州。與浩然同時，有李、杜、摩詰，皆推服浩然。與白石同時，有尤、蕭、范、陸、楊，皆傾倒白石。白石如《哭石湖寄誠齋》等篇，集中亦不多遇也。又余嘗語君詩為友朋而為者居多，然往往有數朋友焉。為彼為之而常工，為此為之而不盡工者，豈其意之屬不屬？如靈運所云『對惠連輒有佳句歎』？然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，不刻意求工而轉工，又所謂佇興而得者歟？二者事理乃相反，則或者其工力之至與不至。不至者，不刻意則轉工，天之事也；至焉者，意所不屬，亦天之事。意所屬，又學之功歟？子境工為詩，而不常為。嘗言吾遇蘇堪，則詩思自生，為之亦多工。弢庵詩為謝枚如、張幼樵而為者常工於他作。蘇堪工者固多，而為子朋而作者則尤工，且無不工，是數者，於前數說必有合者也。君論詩宗旨，可聽者實多。以余妄見，向多已合復離，近來亦罕有所異同，然彼此亦垂垂老矣。乃尋檢所存往來詩札及平日所言，記為誰語與不記為誰語者，皆書之以復於君。」

### 陳石遺刻詩之自述

光緒乙巳十一月，陳石遺在武昌寓廬，刻其《石遺室詩集》，既成，乃自敘之曰：『余作詩三十年，所剩止此，所詣亦止此，乃分為三卷刻之。第一卷，凡八年，多閒居及游覽之作；第二卷，凡十有三年，多行旅之作，有歌勞之思焉；第三卷，凡八年，有悲傷之作，詩與人亦俱老矣。此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、七八年，以至長辭人世，當更得一卷之詩，為第四卷。其詩境未知何如，然得自放於山顛水涯，則幼時之流連景光，覽玩物華，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，將如獲故物，如履舊游焉，不亦既全其天矣乎？』

### 林亮奇自謂詩非閩派

閩縣林亮奇，名景行，一字寒碧。能詩，或謂為閩派後起之秀。然其自述也，則曰：『余於閩派實無所知，年十三四時，頗喜讀魏晉南北史，塾師因授以《文選》。時方竊摹定庵之詩，師欲矯其失耳。既出，治法律，在日本。光緒丁未，迨暑箱根，從友人逆旅中借讀韋、柳詩鈔，乃稍稍摹仿之，而亦不多作也。』其《旅行即目》云：『掛眼秋曦葉葉黃，橫窗散柚作微香。離人已覺邊寒重，居女何知物感長。小閣攤書容且坐，羸餐張飯待初裝。勞生未入駝行地，到此應稱雁斷鄉。』《題徐仲可丈純飛館填詞圖》云：『早從京國擅新聲，晚向吳疆發古情。半壁江山餘濩落，一家詞賦共崢嶸。追陪獨愧姜生後，傳誦應令雲水清。更傍梅花添韻事，不教畫扇羨風行。』

### 俞小霞飼蠶吟詩

俞小霞，皖南農家女也。性聰穎，聞村塾童子讀《千家詩》，人耳若有所悟，復聞，便能誦。一日，晨起採桑，得「萬籟無聲蠶正眠」句，因自喜，反覆吟誦不置。復購通行之《唐詩三百首》，乞鄰兒教之讀，於是遂能詩。父母固務農，不知愛，亦不禁其所為。年十七，為之議婚，小霞不可。鄰有方叟者，亦業農有田數百畝，以富聞於鄉。耳霞名，為其子普明求婚。普明學商不成，好與無賴游。霞父母羨其富，許之。始告霞，霞默默無一語，習詩如故。明年，歸方氏，見普明，謂之曰：『聞君不習正業，日與無賴游，非我夫也。今待汝五年，讀書有業，當為君婦。不然，請相見於泉下。』出袖中穫稻之刀示之，普明驚而逃，賓客相顧失色，結舌不敢語。方叟曰：『今如汝言矣。』乃延師課子讀，送霞還母家待之。普明非愚蠢者，以嬉荒其業，自受霞激，發憤力學。數年，學大進。霞聞之，私喜。普明忽謂父曰：『兒豈患無婦哉？兒縱歸，斷不以輕我者為婦。』父母勸之，不可，強之，亦不可，遂與他姓聯姻。霞亦漠然置之，而習詩如故，日飼吟詩以自遣。後三年，忽嘔血而死。

### 丐能詩

某丐，餘杭人，無姓氏，年約三十餘。嘗攜紙筆，出賣詩，人給錢數枚，命題作詩，援筆立就。在市十數日，人爭傳述。有好事者從之行，記其所作。一日，在鳳凰橋，破衣敗履，而神氣清奕。先有一人向之買詩，以「鳳凰橋」為題，限「題」字韻。丐執筆，不假思索，立成一絕云：『也不飛來也不啼，讓他野鷺與山雞。自從五色成文後，要待才人彩筆題。』適有童攜豆腐一筐，過其側。其人又給錢，以「豆腐」為題，限「斑」字。丐書云：『可知佳種在南山，煮即燃其任世間。磨已去磷縑不濕，麻姑爪莫成斑。』又以老少年一枝索詠，書曰：『霜前雪後見丰姿，老圃秋容慘淡時。似爾有情能不死，阿儂怎免鬢添絲。』突有二人破圍入，其一人欲給錢買詩，一人曰：『若輩無恥，假以詩文自炫，賺人錢財。既有薄才，何不自謀，乃向街頭乞食耶？爾我為友人約，在某妓家博，待久矣。』扯之去。丐者慨然曰：『紈袴不餓死，儒冠多誤身。君將來似我，且無詩可賣也。』言已，捲紙筆逕去。

江西有李丐，逸其名，往來江漢間二十餘年，隨身一瓢外無長物。每購牛肉、兔膏，並所捕鼠，生啖之，餘納諸敗襖中，雖盛

暑，色味不變。遇紙筆即書，語無倫次，或雜一二字如符籙。人以意揣之，始知為詩，飄飄有仙氣。問之，輒不答。郡丞某強邀之入署，贈輕葛文烏。及出，被葛著焉，插花滿頭，行吟市上，終日如是。有《觀瀑》詩二首，最佳。詩曰：「瀑泉今古說廬臺，頓向雲居絕頂來。潭逼五龍時怒吼，勢摧三峽更喧豨。橫奔月窟千堆雪，倒瀉銀河萬道雷。鎖斷巖峰懸白練，遙看蛛網掛層臺。」

「灑激湖光數頃浮，誰知曲湧萬峰頭。豁開古殿當前月，散作空山不盡流。金碧影搖冰鏡裏，魚龍深在廣寒秋。一輪直接曹溪路，白浪家風遍大洲。」或云，丐向為諸生，有名，屢試失意，蓋有託而為丐者。

通州有詩丐墓，墓前豎短碣，鐫其絕命詩一章云：「野性從來似白鷗，又攜竹杖過通州。飯囊傍曉盛殘月，歌板臨風唱晚秋。兩足踢翻塵世界，一肩挑盡古今愁。而今不食嗟來食，黃犬何須吠不休。」

### 圭塘酬唱

項城袁慰庭樞相世凱久歷宦途，罕事咕嚕，不甚以文藝見長，然亦偶為小詩。光緒戊申十月，攝政王載灃既監國，命其開缺回籍養壽，蓋足疾也。以項城舊邸不適於居，乃於彰德北門外築別墅，前有洹水繞之，小橋通焉，是名圭塘別墅。中有小園，蒔花種竹，疊石澹池，點綴林亭，顏曰養壽園。圭塘者，橫渡洹水之橋名也。

袁初購屋於衛輝府城外，宣統己酉春夏間，既以足疾回籍，乃游覽蘇門百泉之勝。地為邵堯夫、孫夏峰等講學處，高宗亦曾駐蹕，其清暉閣巍然獨存，袁與徐菊人相國世昌各捐資修之。五月，移居圭塘別墅。其三兄清泉觀察世廉方自徐州道乞假歸，遂迎之同居。風日暄和，輒扶杖同游，聽鶯觀魚，吟詠自適。又常乘小舟，清泉披簑垂綸，自持篙，立船尾，賓僚皆從游，賦詩為樂。次子克文曾梓《圭塘酬唱集》一卷。所與酬唱者，貴陽陳夔龍、永城丁象震、汲縣王錫彤、商邱謝誥、廬江吳保初、合肥朱家鼐、漢陽田文烈、宜賓董士佐、番禺凌福彭、元和徐沅、吳江費樹蔚、甘泉閔爾昌、桐鄉嚴震、山陰沈祖憲，又女弟子二人，一靜海權靜泉，一江都史濟道。

袁詩如《春日飲養壽園》云：「背郭園成別有天，盤飧樽酒共群賢。移山繞岸遮蒼徑，汲水盈池放釣船。滿院蒔花媚風日，十年樹木拂雲煙。勸君莫負春光好，帶醉樓頭抱月眠。」《次權史兩女士月下遊養壽園》云：「曾來此地作勞人，滿目林泉氣象新。牆外太行棋若陣，門前洹水喜為鄰。風煙萬里蒼茫繞，波浪千層激盪頻。寄語長安舊舊侶，素衣早浣帝京塵。」《憶庚子舊事》云：「八方烽火古來無，稚子操刀建遠謀。慚對齊疆披枳棘，還臨燕水補桑榆。奔鯨風起驚魂夢，歸馬雲屯感畫圖。海不揚波天地肅，共瞻日月耀康衢。」《雨後遊園》云：「昨夜聽春雨，披蓑踏翠苔。人來花已謝，借問為誰開？」《登樓》云：「樓小能容膝，高檐老樹齊。開軒平北斗，翻覺太行低。」《晚陰看月》云：「掉艇撈明月，逃蟾沉水底。搔頭欲問天，月隱隱雲裏。」

### 姚鵬雛評近來詩派

華亭姚鵬雛嘗曰，近來詩派，大別為三宗。王湘綺崛起湘潭，與鄧彌之相唱和，力追魏晉，上窺風騷，無唐以下語，是一大宗。而彌之《白香亭詩》，高秀實出湘綺之上。湘綺自謂至鮑、謝已無階可登，而彌之和陶，深嗜神味，集中如《湖湘大水送弟嶧》《鴻雁篇》、《休洗紅》諸作，沖澹微遠，非王竹匠幾，余論詩絕句所謂「解識太羹玄酒味，陶琴自古已無絃」者也。章太炎詩不多作，每出一篇，韻古格高，欲軼湘綺。其弟子黃侃，五言頗窺庚、鮑，皆屬此宗。張文襄公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，王秋五言，樊山近體，皆名世之作。樊山早歲為袁子才、趙甌北，自識文裏，乃悉棄去，從李尊客遊，頗究心於中晚唐。吐語新穎，則其獨擅。龍陽易實甫固能為元、白、溫、李者，於是中晚唐詩，流傳頗盛。大抵二人少作雋妙，過於近詩。樊山名句，如「秋千幾架餘醺雪，款段一鞭楊柳風」，「井桃澹白清明雨，水柳輕黃上巳天」，「窗臨鴨綠三篙水，門掩來禽一樹花」，似此類者實多。實甫則如「星光忽墮岸千尺，水氣平添波一層」等句，皆少年之作，後不可睹矣。此宗效者頗多，而佳者少，易入而難精造也。若同光體詩人，海藏、石遺、聽水之倫，與義寧公子、散原精舍詩，出入南北宋，標舉山谷、荆公、后山、宛陵、簡齋以為宗尚，枯澀深微，包舉萬象，而學之有得者殊鮮。前有林晚翠，後有李拔可，差為此宗張目耳。

### 王晉卿詩有唐音

自咸、同以來，言詩者喜分唐、宋。每謂某也學唐詩，某也學宋詩。陳石遺則謂唐詩至杜、韓而下，現諸變相，蘇、王、黃、陳、楊、陸諸家，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耳。然必欲分之，亦自有辨。俞確士、王晉卿二人皆歷少陵、嘉州所歷之地，為少陵、嘉州所為之詩。嘗敘晉卿詩續集云：「人之言曰，咸、同以降，古體詩不轉韻，近體詩不尚聲，貌之雄渾者，其敵也。蓄積貧薄，翻覆只此數意數言，或作色張之。非其人而為是言，非其時而為是言，與貌為漢、魏、六朝、盛唐者，何以異也？余交晉卿淺，別去二十餘年，惟聞晉卿官方岳，出玉門，踰天山，管領古西域三十六國。向治攷據，工古文詞，著述行世有幾，道遠莫得詳，海內學人不易得，時時往來心中。今年相見京師，出近詩五卷，使序之，曰：『吾生平撰述，未嘗乞人一序也。』受而讀之，則如讀岑參之《涼州》、《北庭》、《隴頭》、《磧西》、《交河》、《臨洮》、《輪臺》、《燕支》、《熱海》、《火山》，杜陵之《赤谷》、《寒峽》、《鐵堂峽》、《木皮嶺》、《泥功山》、《石櫃閣》、《桔柏渡》諸詩也。能詩者不必至其地，至者不能詩，能之，亦才力不稱其景物之壯遠。余於詩文，無所偏好，以為惟其能與稱耳。淺嘗薄植，勉為清雋一二語，自附於宋人之為江湖末派之詩耳。而步武岑、杜之詩以為詩，固治攷據古文詞者所饒為哉！」今錄數首，與海內治詩者共辨之。《入子午谷》云：「薄曉發石泉，冬日含春暉。行行人層巖，草木青不腓。夜來北風勁，吹起雲千堆。天女剪寒花，撒手片片飛。漫天三日雪，不辨山徑蹊。攀藤陟崔嵬，下臨千丈溪。麻鞞踏冰石，性命懸微絲。一谷通秦喉，萬險無一夷。當關塞九泥，諸葛不敢窺。老亮慎用兵，善正不善奇。天心久去漢，空作鷓鴣持。惜哉魏延策，一失不可追。」《雞頭關》云：「寒風出陰崖，吹我度雞頭。重關倚層雲，下顧猿狖愁。眾水匯一泉，滾滾東南流。漢中大如丸，萬舍隨沈浮。南瞻漢王城，片瓦不可留。當時逐鹿人，零落同山邱。英雄一骸骨，千載空悠悠。」《龍門關》云：「兩日山中行，複沓如平垣。崎嶇百里餘，巋然見龍門。修棧躋蒼虺，首尾雲中蟠。北峰祖群峭，羅立高曾孫。陰柯舞魑魅，轟壁愁猿猱。頑龍穴山腹，穿破盤古根。一水人無底，哆口汨汨吞。西出吐涎腥，駛入長江奔。女媧補天能，失手塞漏坤。吾欲探其幽，趨趨喪魂。」《望朱圉山過義皇故里》云：「伏羌之西朱圉山，先儒傳注相流傳。朱圉反在烏鼠下，導山次序母乃顛。昔與陶君討山脈，【陶拙存】陳子為說洮西偏。【陳子康】中有一山類伏虎，兩峰夾之雄且殷。朱圉祝敵本同義，卓尼字變音流遷。土司取名實可證，有若豬野訛居延。古來地輿失圖學，《禹貢》誤說尤連篇。行行廿里近城郭，義皇故里豐碑鐫。曾聞義都在天水，遺址又復留秦安。世儒嗜古好附會，名人名地爭依攀。驅車訪古日已暮，下馬四顧心茫然。」晉卿，名樹枏。

### 江西多詩人

江西多詩人，陳伯嚴、楊昀谷、胡漱唐外，有夏劍丞、胡詩廬、陳師曾、汪辟疆、劉伯遠。辟疆年少好學，有贈詩廬句云：「同光二三子，差與古澹會。骨重神乃寒，意匠與俗背。」又云：「吾子吐佳句，志欲古人配。理弦三五彈，泠泠非俗愛。又如振霜鍾，清響度林外。」又云：「吾鄉散原翁，吐語多恣態。排鼻出恢詭，瑰麗遂無對。」狀伯嚴及詩廬詩頗尚。《送裝歸永新》句云：「石潭瀉落琴亭水，疑帶蘆溝鳴咽聲。潑墨遠天人獨往，凝寒小閣醉初成。」伯遠宦閱有年，《送友人之海上者》云：「子雲校書忘朝夕，泄柳閉門甘獨坐。咫尺之間稀往還，不如任君長別去。春江正好理舟楫，江關應不喧擊鼓。鶯飛草長近何如？倘憶故人一傳語。」

### 陳伯嚴詩避俗避熟

義寧陳伯嚴主政三立詩避俗避熟，力求生澀，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。世人只知以生澀為學山谷，不知山谷乃槎枒，並不生澀也。伯嚴生澀處與薛士龍季宣絕似，無人知者，陳石遺嘗持《浪語詩》示人，以證此說，無不謂然。

### 俞麟洲工詩

俞麟洲為陳伯嚴之婦，工詩，嘗與伯嚴賡和。《曉起》云：「捲簾看燕子，池水膩如羅。草色花朝雨，簫聲子夜歌。曉寒因霧

重，春恨為誰多？拋繡依亭石，微吟帶薜蘿。」《庚戌寒食病中作》云：「病中忘卻是春時，開過辛夷了不知。強起如煙疑化柳，未眠有夢欲成絲。年年藥碗違寒食，夜夜殘燈隔酒罇。雪外園林花滿眼，縱能臨賞已空枝。」

### 夏劍丞詩神似宛陵

新建夏劍丞提學敬觀溺苦於詩，其造語大有不驚人不休之意。嘗謂唐、宋詩人，獨有一梅聖俞耳。其詩如《雲栖寺竹徑》云：「理安長柄直插地，雲栖大竹高參天。二寺竄然到聖處，柁不蠹朽竹愈堅。昔稱理安境無對，未見雲栖真枉然。漸尋竹徑避白日，步步到寺循花磚。又如葦葉作廊覆，左右柱立皆修椽。露骨專車巖壑底，表影累尺僧房巔。空亭駐足一遐想，夜至風露宜娟娟。人言此寺惟有竹，他景不勝名虛傳。正惟有竹便佳絕，雜樹亦眾何稱焉。願筍不斲盡成竹，連坡長到澄江邊。」「昔稱」二句，「又如」二句，「人言」六句，用筆造語，皆得髓於宛陵，而神似之。

### 趙堯生詩肖蜀中山水

宣統庚戌、辛亥間，京朝官方結社為樂，多遊覽題詠之作。趙堯生侍御則揮斥而成，無攢眉苦吟之態。議之者則以為沙石並下，有未遑淘汰而涵澄者。陳石遺則曰：「堯生，蜀人也。蜀中山水巉刻，而所生詩人，若伯玉、太白、東坡所為詩，不甚似其山水。其似者，轉在寓公遊客，為少陵、玉溪、山谷、劍南諸人。豈前數人者，生長於蜀，多宦游四方，故蜀中之詩少，後數人者，宦遊其地而詩多歟？然文與可、唐子西、韓子蒼，皆蜀中詩人之著者，亦皆宦遊四方，其詩則與後數人相近。今堯生古體，極似與可、子蒼，而有時恣肆過之。近體極似子西、與可，亦有似子蒼者，而甚肖蜀中山水。余雖未至蜀，固可由少陵、玉溪、山谷、劍南之狀蜀中山水者知之也。」

### 陳仁先為悽惋雄摯之詩

陳仁先弱冠登甲乙科，為部郎，以言官待補，特科入高等，能為經濟家、性理家言，公卿大臣多器之。苟稍有甘利達樂高職之意者，則與同時年少之子並驅先登矣。乃皆棄不顧，獨肆力為悽惋雄摯之詩。始為漢魏六朝，筆力瘦遠。陳石遺慮其矜嚴而可言者寡也，意有未足。別去三四年，相見京邸，出所作一二百篇，無以識其為仁先之詩。韓之豪，李之婉，王之道，黃之奇，詩中自道所祈嚮者，皆向所矜慎而不敢遽即者也。石遺又曰：「詩者，荒寒之路，羌無當乎利祿。仁先精進之猛，乃不在彼而在此，可不謂嗜好之異於眾歟！」

### 李拔可詩工嗟歎

閩縣李拔可太守宣龔詩最工嗟歎，古人所謂悽惋得江山助者，不必盡在遷客羈愁也。《題吳丈劍隱鑑園圖》云：「事業欲安說，溪邊柳成圍。當時叩門人，百過亦已衰。此園在城東，地偏故自奇。世俗便貴耳，濁醪爭載窺。那識賞寂寞，但聞簞與絲。我喜羈獨遊，扁舟弄漣漪。拊檻一片雲，鍾山遠平籬。花竹不迎拒，魚鳥無瑕疵。豈惟客忘主，青溪吾所私。中間共出處，就官淮之涓。土瘠民力瘁，百無一設施。鄂渚得再覲，征車方北馳。歸途望楚氛，微服鷓退飛。陵谷事已改，變遷到茅茨。相逢忽攬卷，不收十年悲。鄭記似柳州，平淡乃過之。夙忝文字飲，可能欠一詩。巷南數椽屋，有枝亦無依。儻免熠耀畏，悒悒還當歸。芳草結忠信，吾言茲在茲。」此詩寫二十年來在青溪、鍾阜間交遊蹤跡，離合悲歡，直舉蘇堪《吳氏草堂》、《晚登吳園小臺》、《正月二日試筆》、《上巳吳園修禊》、《濠堂題吳鑑泉新成水榭》、《舟過金陵》諸詩懷抱，略萃於一詩。拔可少遊白下，後自築屋青溪旁，小有林亭，經亂頗遭蹂躪，又目擊武昌兵亂，故語意時含悽惋。陳石遺嘗謂金陵詩，自王子敬《桃葉》、陳後主《玉樹後庭花》外，惟李太白《鳳凰臺》一首、劉夢得《懷古》一首及五絕句，稱為高唱。至荊公退處，而名作以多，類撫景感時，藉抒悒悒之抱。蘇堪、拔可先後寓居金陵，又皆服膺荊公詩，發音之同，有自來矣。

### 桂伯華詩澹泊

桂伯華居士，名念祖，生平不昏不宦，安貧幼學。善詩，少壯所作，喜沈麗，中年以後，一歸澹泊。因文見道，有寒山、拾得之風。錄其《題程擷華易廬集並導以學佛》云：「竭來北海復南海，歷覽今人到古人。雲雨總供翻覆手，桑麻幾見太平民。群迷那更知三世，大苦都因誤六塵。試與空齋一趺坐，定中面目本來真。」《酬胡蘇存四疊前韻》云：「雲沈海色天愁客，雷走車聲日聒人。蕉夢醒來聞郢曲，桃源思去訪秦民。如今世界誰先覺？自古王侯一聚塵。遮莫千山萬山處，蒲團坐破始全真。」《汪君友箕憫亂心切，次韻述感，余復推論亂本，而有是言，六疊前韻》云：「韓非、老子迺同傳，盜跖、顏回儼一人。八九百言留妄語，二千餘歲苦吾民。疇令道、釋風墜地，更有韓、朱【韓愈、朱熹】步後塵。從此乾坤莽荆棘，與誰披豁見天真？」

### 程子大詩囊括宋賢佳境

寧鄉程子大觀察頌萬為兩滄教授霖壽之叔子。教授富著述，有《萬涵堂文》、《湖田曉角詞》。子大淵源家學，皆能之，而尤長於詩。於湘鄉曾重伯太史廣鈞、龍陽易實甫觀察順鼎而外，為異軍之特起，以是名噪光、宣間。嘗自言：「文章之道，程功積久而始近於古，非可妄意速成也。若乃端居多暇，稱心而言，吾身所值之境與事，未嘗不藉文字以傳。至於幽憂疾疢之餘，亦惟冥心於文字之中，足以與世相忘而不失乎古。凡吾所為，如是而已。」其詩境凡數變。陳伯嚴則謂其光緒辛丑以後之作，能囊括宋賢佳境。南海梁星海亦謂其可傳。子大則又自謂古之人有未盡、今之人有未喻者，胥於是焉發之，未暇計其傳與否也。

### 姜穎生集唐

懷寧姜穎生，工丹青，聲價極高，非重金，不能得其尺幅。生平喜集唐句，多至千餘聯。如「年來可有新詩句，醉後常稱老畫師」，「吳質不眠倚桂樹，劉郎重到滯桃花」，「夢裏分明見關塞，人間空自造樓臺」，均各擅其妙。

### 萬樂漁苦吟六十年

丹徒萬樂漁布衣沛溼隲於賈，苦吟六十年，著《困學詩鈔》。時輩多揶揄之，為韓滄江所見，乃獎其古雅。其五言如《遣興》云：「讀書荒歲月。」《同馨山坐馬車至靜安寺即景》云：「軟塵十里已魂銷，油碧香車露翠翹。花徑日斜人影聚，柳陰風暖馬蹄驕。村姑傅粉遮顰面，蠻婦拖裙束細腰。結伴紛來茶社集，有誰習靜訪僧寮？」《古墓》云：「石人對峙尚昂然，淺土犁平種作田。紫誥空爭官爵大，黃金難買子孫賢。野狐穿穴悲長夜，古木交柯憶昔年。麥飯一盂知久餒，有無隱恨抱重泉？」七言如《瓜州渡江》云：「小艇拖潮輕似鳥，遠山無樹禿於僧。」《過曹公祠題壁》云：「草封京觀供饑馬，月照荒祠宿野狐。」

### 胡淑娟為夫改詩

胡女士怨其，字淑娟，麗懷內朗，淑儀外潤，於鍼縷佩服櫛珥，必修潔。未嫁前二月，其夫余十眉病幾殆。夜聞家人絮談，潛聽，得其實，大戚。自維設有不測，誓必死，為損眠食者數日。十眉喜詞章，中饋餘暇，輒從之讀，燈影書聲，恆至丙夜。有所作，復促十眉為增損之。十眉嘗題楊秋心《探花杏苑圖》，有句云：「玉樓好夢今何似，沉醉東風又一回。」淑娟笑曰：「次句當作『沉醉東風第幾回』，似較宛轉矣。」

### 八指頭陀工詩

法師俗姓黃，本名讀山，出家後，曰敬安，字寄禪，自號八指頭陀，為山谷後裔，居湘潭，世業農。父宣杏，母胡氏。少為農家牧牛，又嘗為人奴。一日，見籬間白桃花為風雨摧敗，不覺失聲大哭，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，禮東林長老為師。時同治戊辰歲也。

師誕時，母禱於白衣大士。咸豐辛亥十二月初三日，夢蘭而生。少未識字，壯歲在家，好仙佛事，忽有神悟。偶登岳陽樓，俛視湖光，一碧萬頃，忽得「洞庭波送一僧來」之句。及出家，詣南嶽祝聖寺，從賢楷律師受具，首參恆志和尚於岐山，專司苦行諸職，暇則隨眾坐禪。越五年，頗有省，是時詩學大進。顧口吃，期期不能言。而為詩則宗法六朝，中歲以後，步趨王、孟，高者直逼盛唐。與湖湘老輩鄧彌之、王王秋相唱和。數十年來，湖海名流，節牙豪帥，無不與相過從。晚年學道，益精進，率其徒提倡苦行。所為說法語錄稿本，藏天童山。

師在天童時，因日僧伊藤從道誘合浙江寺院歸日保護，報章登載，竊師首名。師憤外勢欺凌，乃自立僧教育會，往來寧、滬間，以傳衍佛學為己任。

### 秀水董氏五世能詩

濮院董氏，籍秀水，以詩畫鳴於世，累代矣。最初有養中布衣名涵者，覃精《易》理，暇輒吟詠自適，喜放翁詩，嘗云：「劍南詩有靖節之性情，兼少陵之風骨。」誠篤論也。晚年參悟禪理，輒自續《面壁圖》以見志。子樂閑繼之。樂閑名榮，號石農，亦布衣。天資高夙，少無師承，而工詩。孫為枯匏明經耀，晚歲通內典。詩品冲淡，似韋蘇州。有《養素居詩》，句如「浮雲拂澄宇，白日下危檐」，「雲淨淡溪色，松高落翠陰」。又詠《閩蘭不開花》云：「孤芳不媚世，空谷甘寂寞。移種庭階前，幽懷欣有托。真意不在花，勿厭得氣薄。不見木樨花，朝開暮還落。浮榮亦何為？吾將藏吾樸。」曾孫小匏，名念茶；玄孫東蘇，名壽慈，亦皆能詩，著稱於同、光間。東蘇且諳英文，通新學。

### 張宗揚詩有音節

陳石遺有僕張宗揚，侯官紳帶鄉人。鄉在萬山中，由陶江西上，十餘里至洪江，又水路西上數十里，至小箬，又陸路四十里，乃至其鄉。泉石林木，奧如翠如，鄉名紳帶者，以溪流形勢言之也。宗揚侍石遺久，喜弄文墨，無流俗嗜好，行草書神似鄭蘇堪，見者莫辨。從石遺奔走南北，若匡廬、彭蠡、泰岱、上谷、居庸、昌平、桑乾，京西之香山、翠微，長江之金焦、北固、鍾山、石鍾、西山、赤壁，漢上之大別、郎官，西湖之南北高峰，無役不從。釘鉸之作，遂亦哀然徑寸。雖識字無多，艱於進境。某歲除夕，曾和石遺《村居》韻三首。詩云：「詩人無不愛江村，我願江頭得小園。藝菜蒔花成老圃，種松栽竹繞柴門。此時岩下梅應發，【主人所居名楞巖。】遙想聞香都斷魂。待到曉來潮水漲，鮮魚味嫩佐芳尊。」「夜眠如在萬梅村，【室中瓶梅甚夥。】曉起尋詩城北園。【主人女公子園林在城北。】寄語主人休遠念，出游自鎖幾重門。擊磬臘鼓歲云暮，耿耿蘭釭搖夢魂。爆竹聲喧街柝靜，昨宵獨酌酒盈尊。」「雪峰水碓響村村，草棘為籬護菜園。記得童時返樵擔，山中日落早關門。田園不覺十年別，世事茫茫若夢魂。欲與主人同笠屐，到吾草舍醉匏尊。三首起句俱好。又《九日次韻和石遺天寧寺登高之作》云：「蕭瑟秋忽晚，景物俱變衰。客中何寂寥，畸人思東歸。重陽好天氣，晴暉風力微。迢遞望故鄉，鄉情總牽羈。居守不出，游閉門獨詠詩。喬木脫將盡，矮菊尚未開。昨夜微霜落，淒淒壓蒿萊。西山當此時，紅葉正美哉。故園弟與妹，尺書絕不來。天寒賴有酒，日月醉霞杯。愁我多疾病，顛顛鬢髮摧。昔人半銷磨，舊事徒傷懷。往年登高處，轟轟鄰甍臺。太息屢為客，渡海還幾回。」音節瀏亮，波瀾老成。叔世之以帖括起家，號稱士大夫者，尚鮮有能詩者，乃於臧獲中得之，奇矣。

### 演詩牌

前人演詩牌，有「兩窗話鬼燈先暗，酒肆論仇劍忽鳴」等句。施望雲嘗在萬藻卿家演之，集得「彈琴別苑初聞雨，丸藥空階已見星」一聯，萬藻卿集得「水平橋到脊，風颺柳如髻」，「飢鷺窺魚立，浮蛙見客潛」等句，殊佳。又「風枝搖倦鴉」五字，尤風韻獨絕。

### 鬪句

施望雲少時赴宴，嘗於席次廣晉人鬪險之意，為鬪句。於酒籌下書「奇」「險」「幽」「麗」「蒼」「荒」「壯」「闊」「疏」「淡」各一字，如拈得奇字者，即作奇語，座客各以奇句鬪，不鬪者聽。姚雲坡作奇句云：「洞鑿鞞象作宛馬，河伯結媿為海梁。」施曰：「赤縣夢游煙九點，青天醉睨月雙圓。」姚作險句云：「二分垂趾懸崖側，一髮牽舟惡浪中。」施曰：「崖風落石人酣臥，山雪迷途虎夜追。」施作幽句曰：「松杉老屋眠秋士，瓜果空樓架曉仙。」又曰：「古圖宮女描黃額，孤塔觀音坐白衣。」袁跛仙曰：「短衫舞鏡天懸月，破帽落花夜雨霜。」姚作麗句曰：「隔簾花底啼鸚鵡，懸鏡屏間照鳳凰。」施曰：「鮫人夜織垂蠶錦，龍女春妝坐蜃樓。」又曰：「帝子妙傳蝴蝶影，神仙雙跨鳳凰飛。」施作荒句曰：「黃沙滾地馳胡馬，白草連天戲洞蠻。」又曰：「狐鼠夜鳴羅剎國，牛羊秋下繖圓山。」又作壯句曰：「揚帆滄海封王去，走馬天山殺賊回。」又作闊句曰：「瘡痍遍地干戈後，貧賤論文字宙間。」又作疏句曰：「斜陽溪上逢僧話，細雨山南采菊來。」明日，施又成戲句若干聯，有曰：「醜女簪花春有恨，庸醫賣藥鬼相隨。」「青史聲名輪戲齣，六經傳誦仗時文。」「無故遠游貧士志，多方作態顯官身。」「怪事易傳村老口，神工難畫館師形。」「俗客相逢惟點首，故人乍見忽留鬚。」一座皆笑，至噴酒滿案。

### 太清春工詩詞

太清西林春，姓顧氏，蘇州人，才色雙絕，為貝勒奕繪之側福晉。有《天游閣集》，所作詞名《東海漁歌》，茲錄其三闋焉。《慈溪記遊調寄浪淘沙》云：「花木自成溪，春與人宜。清流苒蕩參差。小鳥避人棲不定，撲亂楊枝。歸騎踏香泥，山影沈西，鴛鴦冲破碧煙飛。三十六雙花樣好，同浴清溪。」《山行調寄南柯子》云：「絳綰生涼意，肩輿緩緩遊，連林梨棗綴枝頭。幾處背陰，籬落挂牽牛。遠岫雲初斂，斜陽雨乍收，牧蹤樵徑細尋求。昨夜驟添溪水繞邨流。」《春夜調寄早春怨》云：「楊柳風斜，黃昏人靜，睡穩樓鴉。短燭燒殘，長更坐盡，小篆添些。紅樓不閉窗紗，被一縷春痕暗遮。澹澹煙輕，溶溶院落，月在梨花。」太清嘗與貝勒雪中並轡游西山，作內家妝束，披紅斗篷，於馬上撥琵琶，手潔白如玉，見者咸謂為王嬙重生也。

或曰，龔定庵嘗通殷勤於太清，事為貝勒所知，大怒，立逼太清大歸，而索龔於客邸，將殺之，龔子身跳以免。然其事未可盡信。如皋冒廣生有《記太清遺事》六首，錄之以資攷證。詩云：「如此佳人信莫愁，出身嫁得富平侯。九年占盡專房寵，【妙華夫人以道光庚寅七月逝。】四十丈君尚白頭。】【太清與貝勒同生於嘉慶己亥，有《明善堂詩》編至戊戌，則太清之寡恰四十齊頭矣。】」「一夜瑤臺起朔風，彫殘金鎖淚珠紅。秦生晚遇潘生死，【秦、潘皆醫也。】腸斷天家鄭小同。】【太清於道光甲午正月五日生子，因與己同日，故名載同。是年十二月以痘殤。】」「寫經親禮玉皇前，【太清曾集《玉皇心印經》為五言詩四首。】偷翦黃綬便學仙。】【太清有道裝小象，道士雲谷所畫。】不畫雙成伴王母，石榴可惜早生天。】【石榴，太清侍婢名，早卒。】」「信是長安俊物多，紅禪詞句不搜羅。淮南別有登仙犬，一唱雙鬟奈若何？】【雙鬟，太清所蓄犬也。雙鬟病，太清拈一字與之。拈得福字，眾皆曰吉，太清曰：「不祥也。是示一口田耳。」道人有《金縷曲》云：「示一口田埋薄命」，即用本事。】」「貂裘門下列衣冠，【綵服庭前兒女，貂裘門下衣冠，太清春燈詞也。】詞到歡娛好最難。忽忽不知春料峭，水精簾外有天寒。」「太平湖畔太平街，【邱西為太平湖邱，東為太平街，見貝勒《上夕侍宴》詩註。】南谷春深葬夜來。【南谷大房山東，貝勒與太清葬處。】人是傾城姓傾國，丁香花發一低徊。」

### 程蕙英工詩詞

陽湖程蕙英，著有《北窗吟稿》。家貧，為女塾師。曾作《鳳雙飛》彈詞，才氣橫溢，紙貴一時。所為詩，純乎閩世之言，非尋常閩秀所能。其《自題鳳雙飛後寄楊香畹》云：「半生心跡向誰論？願借霜毫說與君。未必笑啼皆中節，敢言怒罵亦成文。驚天事業三秋夢，動地悲歡一片雲。開卷但供知己玩，任教俗輩耳無聞。」

### 鄭太夫人工詩詞

錢塘鄭太夫人，名蘭孫，字娛清，為仁和徐若洲司馬鴻謨之婦，花農侍郎琪之母。工詩詞。閩中廣唱之暇，嘗以課子。自道光丙申至咸豐王子，刪存詩詞八百餘首，分為兩集：一曰《都梁香閣》，一曰《蓮因室》。中以隨宦江北時所作者為多。方粵寇之初陷揚州也，從其姑孫太夫人倉卒出城，服物皆不復顧，惟奉先世畫像及高宗賜文穆公本詩墨蹟，並司馬為太夫人所書詩詞手冊以行。其後，恭親王奕訢題詩於侍郎所刊太夫人之詩詞集，有二句云：「漫將趙管圖書擬，忠孝遺徽此幀中。」即指此也。太夫人吟詠餘晷，喜讀梵經。其在如皋時，居東岳禪院旁，嘗以十四晝夜禮《妙法蓮華經》七部。故其所作，時有禪悟，與司馬所著之《簷蔔花館詩》並稱於時。

### 毘陵莊氏閩秀工詩詞

毘陵多閩秀，世家大族，形管貽芬，若莊氏，若惲氏，若左氏，若張氏，若楊氏，固皆以工詩詞著稱於世者也。今以莊氏言之，則有生之婦沈恭人及次女靜芬，季女菁孫；儀生之婦卓媛字絮素；柱之婦錢太夫人；定嘉之婦荊安人及長女德芬；暎之季女玉芝；培因之長女環玦；高駟之婦李孺人；蒼讓之長女玉珍及次女；逢原之女芬秀；關和之女盤珠；文和之長女如珠；雋甲之婦汪孺人；鈞之次女素馨；忻之次女婉嫻；述之婦夏孺人；映垣之季女若韞；翊昆之婦楊孺人。自康熙以迄同治，凡得二十二人，皆以詩詞名於時，而盤珠尤著。

### 石門徐氏一門能詩詞

石門徐迓陶太守寶謙工詩文辭，一門風雅，論語溪門望者，當首推之。太守嘗與其婦蔡氏唱和於月到樓，女孫晚貞、蕙貞、自華、蘊華咸侍側，分韻賦詩，里巷傳為盛事。自華、蘊華尤著稱於時。自華字寄塵，有《懺慧詞》。蘊華字小淑，侯官林亮奇文學景行之室也，有詩詞，刊入《南社集》。

### 詞學名家之類聚

明崇禎之季，詩餘盛行，人沿竟陵一派。入國朝，合肥龔鼎孳、真定梁清標皆負盛名，而太倉吳偉業尤為之冠。其詞學屯田、淮海，高者直逼東坡，王士禎以為明黃門陳子龍之勁敵。自餘若錢塘吳農祥、嘉興王翊、周賞，亦有名於時。其後繼起者，有前七家、後七家、前十家、後十家之目。前七家者，華亭宋徵輿、錢芳標、無錫顧貞觀、新城王士禎、錢塘沈豐垣、海鹽彭孫遜、滿洲性德也。徵輿，字轅文，其詞不減馮、韋。芳標，字葆汾，原出義山，神味絕似淮海。貞觀，字華峰，號梁汾，考聲選調，吐華振響，浸浸乎薄蘇、辛而駕周、秦。士禎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，尤工小令，逼近南唐二主。豐垣，字適聲，其詞柔麗，源出於秦淮海、賀方回。孫遜，字羨門，多唐調，士禎撰《倚聲集》，推為近今詞人第一。嘗稱其吹氣若蘭，每當十郎，輒自愧僮父。性德，原名成德，字容若，其品格在晏叔原、賀方回間。更益以華亭李雯、錢塘沈謙、宜興陳維崧三家，遂為十家。雯，字舒章，語多哀豔，逼近溫、韋。謙，字去矜，步武蘇、辛，而以五代、北宋為歸。維崧，字其年，鬱青霞之奇氣，譜烏絲之新製，實大聲宏，激昂善變者也。

同時與其年齊名者，為秀水朱彝尊。彝尊，字錫鬯，號竹垞，當時《朱陳村詞》流徧宇內，傳入禁中。彝尊又別出新意，集唐人詩，成數十闕，名《蕃錦集》，殊有妙思。士禎見之，以為殆鬼工也。然彝尊詞一宗姜、張，其弟子李良年、李符輔佐之，而其傳彌廣。康、乾之際，言詞者幾莫不以朱、陳為範圍。惟朱才多，不免於碎；陳氣盛，不免於率，故其末派有俳巧奮末之病。錢塘厲鶚、吳縣過春山，近朱者也。興化鄭燮、鉛山蔣士銓，近陳者也。太倉王時翔、王策諸人，獨軼出朱、陳兩家之外，以晏、歐為宗。時翔，字抱齋，其詞淒惋動人。策，字漢舒，意味深長，亦自名家。至宜興史承謙、荊溪任曾貽自出杼軸，獨抒性靈，於宋人吸其神髓，不沾沾襲其面貌，一語之工，令人尋味無窮，而又不失體裁之正，則亦詞家之作手也。

乾、嘉之際，作詞者約分浙西、常州二派。浙西派始於厲鶚，常州派始於武進張惠言。鶚詞宗彝尊，而數用新事，世多未見，故重其富。後生效之，每以摭摭為工，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。然鈔撮堆砌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。惠言乃起而振之，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為《詞選》一書。闡意內言外之旨，推文徵事著之原，比傳景物，張皇幽渺，約千編為一簡，蹙萬里於徑寸，誠為樂府之揭橥，詞林之津逮。故所撰作，亦觸類修翬，悉臻正軌。其友人惲敬、錢寄重、丁履恆、陸繼輅、左輔、李兆洛、黃景仁、鄭善長輩，亦皆不愧一時作家。其學於惠言而有得者，則歙縣金應城、金式玉也。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，則武進董士錫也。荊溪周濟友於士錫，嘗謂詞非寄託不入，專寄託不出。其所立論，實足推明張氏之說而廣大之。所著《味雋齋詞》及《止齋詞》，堪與惠言之《茗柯詞》把臂入林。蓋自濟而後，常州詞派之基礎益以鞏固。潘德輿雖著論非之，莫能相掩也。

後七家者，張惠言、周濟、龔自珍、項鴻祚、許宗衡、蔣春霖、蔣敦復也。惠言，字皋文；濟，字保緒，號止菴；自珍，字定菴；鴻祚，字蓮生；宗衡，字海秋；春霖，字鹿潭；敦復，字劍人。七家中，蓮生、海秋、鹿潭之作，大都幽豔哀斷。而鹿潭尤婉約深至，流別甚正，家數頗大，人推為倚聲家老杜。合以張琦、姚燮、王拯三家，是為後十家，世多稱之。

其效常州派者，光緒朝有丹徒莊棫、仁和譚獻、金壇馮煦諸家。棫，字中白；獻，字仲修；煦，字夢華。

光、宣間之倚聲大家，則推臨桂王鵬運、況周頤、歸安朱祖謀、漢軍鄭文焯。鵬運，字幼霞；周頤，字夔笙；祖謀，字古微；文焯，字叔問。

### 朱陳村詞

宜興陳其年檢討維崧少清臞，冠而於思，鬚浸淫及顛準，儕輩號為陳髯。性好雅游，以文章鉅麗為海內推重。相與蹴角壇坫者，吳江吳漢槎、雲間彭古晉也。吳梅村有江左三鳳皇之目。其年未達時，嘗自中州入都，與朱竹垞合刻所著，曰《朱陳村詞》，流傳入禁中，曾蒙聖祖賜閱褒賞。

### 王井好填詞

王井客揚州數年，文采富豔，傾動時流。好填詞，所著名《月底修簫譜》，倚聲家頗傳誦之。未幾，構疾遽卒，年猶未及三十也。彌留時，與其婦曹夫人相訣，約三年即見。至期，曹夫人果亦香消玉殞矣。

### 詞家創格

麟見亭河帥曾以游歷所至分繪為圖，名曰《鴻雪因緣》，自為之記，並囑吳門戈寶士明經各附一詞於後。長洲陶彙齋宗伯則舉生平境遇，自繫以詞，寓編年紀事於協律中，皆為詞家創格，《紅豆樹館詞》五六兩卷是也。其詞嘉慶癸酉西林清遣其黨陳爽、陳文魁潛結太監閻進喜等突入大內滋事《百字令》云：「刀光如雪，鎮驚魂一霎，頭顱依舊。祕館校書剛日午，猝遇跳梁小醜。義膽同拚，兇鋒正銳，血濺門爭守。狼奔豕突，半空霹靂驚走。更遣飛騎訛傳，款關諜報，匪黨還交搆。往事思量成噩夢，差幸餘生虎口。淨掃檣槍，肅清鞏轂，功大誰稱首？神槍無敵，當今神武天授。」

### 吳蘋香詞似漱玉

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，後乃自作，亦復駸駸入古。錢唐梁應來題其《速變男兒圖》有句云：「南朝幕府黃崇嘏，北宋詞宗李易安。」非虛譽也。所著有《花簾詞》一卷，逼真漱玉遺音。其《祝英台近?詠影》云：「曲欄低，深院鎖，人晚倦梳裹。恨海茫茫，已覺此身墮。那堪多事青燈，黃昏纔到，又添上影兒一個，最無那。縱然著意憐卿，卿不解憐我，怎又書窗依依然伴行坐？算來驅去應難，避時尚易，索掩卻繡幃推臥。」《河傳》云：「春睡，剛起。自兜鞋，立近東風。費猜，繡簾欲鉤人不來。徘徊。海棠開未開？料得曉寒如此重，煙雨凍，一定留春夢。甚繁華，故遲些，輸他，碧桃容易花。」《如夢令?燕子》云：「燕子未隨春去，飛入繡簾深處。軟語話多時，莫是要和儂住？延佇延佇，含笑回他不去。」女史父夫皆業賈，無一讀書者，而獨工倚聲，真夙世書仙也。

### 徐紫仙填詞自遣

仁和徐紫仙女士雲芝為若洲司馬鴻謨娛清太夫人蘭孫之女，花農侍郎琪之姊，好倚聲，即以咸豐戊午辛酉兩次割股療母疾著稱於時者也。咸豐初，隨宦揚州。適有粵寇之擾，紫仙乃與侍郎同侍太夫人避居如皋。雖晨炊暮爨，紫仙亦兼任之。然稍暇，必填小詞以自遣。多雋句，可與侍郎之《玉可詞》、《落葉詞》並傳。癸亥，適袁子才之從曾孫蔚文上舍，倡隨甚得。及太夫人卒，以思慕成疾，遂至不起，時同治癸亥也。所著為《秀瓊詞》。恭忠親王奕訢題詞以譽之，有「裁雲縫月，驪珠一一陽春調」等句。

### 譚復堂為詞學大家

同、光間，有詞學大家，前乎王幼霞給諫、況夔笙太守、朱古微侍郎、鄭叔問中翰，為海內所宗仰者，譚復堂大令是也。大令既舉於鄉，一為校官，旋筮仕於皖，以經術師吏治。簿書餘暇，輒招要朋舊，為文酒之宴集。吮毫伸紙，搭拍應副，若不越乎流連光景之情文者。讀其詞者，則云幼眇而沈鬱，義隱而指遠，臆臆而若有不可於名言。蓋斯人胸中，別有事在。而官止於令，犖然不

能行其志為可太息也。

大令所著《復堂詞》，在《半厂叢書》中。又選順、康至同、光人詞，為《篋中詞》，更取周濟《詞辨》，為徐珂評泊之。其跋曰：「及門徐仲可中翰錄《詞辨》，索予評泊以示策範。予固心知周氏之意，而持論小異。大抵周氏所謂變，亦予所謂正也，而折衷柔厚則同」云云。觀此，可以知復堂詞宗旨之所在矣。

### 王幼霞詞渾化

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，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，遂相遇。古微乃納交於幼霞，相得也。已而從幼霞學為詞，愈益親。光緒庚子之變，八國聯軍入京城，居人或驚散，古微與劉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。三人者，痛世運之陵夷，患氣之非一日致，則發憤叫呼，相對太息。既不得他往，乃約為詞課，拈題刻燭，于喁唱酬，日為之無間。一闋成，賞奇攻瑕，不隱不阿，談諧間作，心神灑然，若忘其在顛沛兀艱中，而自以為友朋文字之至樂也。

幼霞天性和易而多憂戚，若別有不堪者。既任京秩久，而入諫垣，抗疏言事，直聲震內外，然卒以不得志去位。光緒甲辰，客死蘇州。其遇厄窮，其才未意厥施，故鬱伊無聊之概，一於詞陶寫之。其詞導源碧山，復歷稼軒、夢窗，以還清真之渾化，與周濟之說固契若鍼芥也。

### 況夔笙述其填詞之自歷

況夔笙為倚聲大家，著有《第一生修棣華館詞》，與王幼霞，朱古微相友善。其官秩亞於幼霞、古微，而聲望實與相埒。嘗自述其填詞之所歷曰：「余自同治壬申，癸酉間，即學填詞，所作多性靈語，有今日萬不能道者，而尖黠之譏在所不免。光緒己丑，薄遊京師，與半唐共晨夕。半唐詞夙尚體格，於余詞多所規誡，又以所刻宋元人詞，屬為對鑿。余自是得闢詞學門徑，所謂重拙大，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，積心領會之，而體格為之一變。半唐亟獎藉之，而其它無責焉。夫聲律與體格並重也，余詞廩能平仄無誤，或某調某句有一定之四聲。昔人名作皆然，則亦謹守弗失而已，未能一聲一字，剖析無遺，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。如是者二十餘年。繼與滙尹以詞相切磋，滙尹守律甚嚴，余亦恍然嚮者之失，斷斷不敢自放。乃悉根據宋、元舊譜，四聲相依，一字不易。其得力於滙尹，與得力於半唐同。人不可無良師友，不信然歟？大雅不作，同調甚稀。如吾半唐，如我滙尹，寧可多得！半唐長已矣。於吾滙尹，雖小別，亦依黯，吾滙尹有同情焉，豈過情哉，豈過情哉！」半唐，即幼霞也。滙尹，即古微也。

### 程子大與況夔笙以詞相切劘

光緒庚寅，辛卯間，況夔笙居京師，常集王幼霞之四印齋，唱酬無虛日。夔笙於詞不輕作，恆以一字之工，一聲之合，痛自刻繩，而因以繩幼霞。幼霞性雖懶，顧樂甚，不為疲也。己亥，夔笙客武昌，則與程子大以詞相切劘。幼霞聞之而言曰：「子大詞清麗絲至，取徑白石、夢窗，清真而直入溫、韋，得夔笙尚博詣以附益之，宜其相得益彰矣。」

### 朱古微述其填詞之自歷

朱古微為倚聲大家，著稱於光、宣間，其所著為《彊村詞》。嘗視學廣東，未滿任，即解組歸。嘗曰：「予素不解倚聲，歲丙申，重至京師，王幼霞給事時舉詞社，強邀同作。王喜獎借後進，於予則繩檢不少貸。微叩之，則曰：『君於兩宋塗徑，固未深涉，亦幸不瞎明以後詞耳。』」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，復約校夢窗四稿，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，旁皇求索，為之且三寒暑。則又曰：『可以視今人詞矣。』示以梁汾、珂雪、樊榭、稚圭、憶雲、鹿潭諸作。會庚子之變，依王以居者彌歲，相對咄咄，倚茲事度日，意似稍稍有所領受。而王則翩然投劾去。辛丑秋，遇王於滬上，出示所為詞九集，將都為《半唐定稿》，且堅以互相訂正為約。予強作解事，於王之閱指高韻，無能舉似萬一。王則敦促錄副去，許任刪削。復書至，未浹月，而王已歸道山矣。自維劣下，靡所成就，即此趨趨小言，度不能復有進益，而人琴俱逝，賞音闕然，感歎疇昔，惟有腹痛。既刊王之《半唐定稿》，復用其指，雜存拙詞若干首，以付剞劂。」

### 鄭叔問尤長倚聲

鄭叔問為蘭坡中丞之子，以承平少年，羈滯吳下數十年，負時望。宏博精敏，著書滿家，出其緒餘，尤長倚聲，才力雄獨，進復古音，追擇兩宋，精辨七始。同時詞流，如易實甫、王夢湘，未之或先也。德清俞曲園太史樾嘗曰：「入叔問之室，輒見其左琴右書，一鶴翔舞其間，超然有人外之致，宜其詞之工也。」

### 張沚尊填詞有心得

錢塘張沚尊，名上蘇，家世通門，領聞劬學，冠絕流輩。久官畿輔，吏事精敏，不廢歡歌，於填詞一道，尤有心得。光緒丁酉、戊戌間，吳昌綬客津沽，奉手承教，酬和極歡，傳賤之使，頓轡以待。時津門已多南曲中人，煙墨脂黛，取給醉夢，太守不怒而笑，頗矜其乏。《滿庭芳》詞所謂「花間流鶯」，皆事實也。公子孟劬太守爾田與吳常過從，問群書流別，以古學相切劘，陪群游紀之間，引為至樂。比謝事還，卜居蘇州，與鄭叔問、朱古微娉姿尊俎間，商榷舊藝，倚聲益富。識者皆謂沚尊寢饋宋賢，造語下字，分判節奏，悉合樂度。可傳者逾數百篇，乃矜慎訂，僅錄《吳滙煙語》一卷。

### 言琴吾謂詞須審音

古人填詞，好用熟調，如草窗諸老熟於一調，必屢填之，以和其手腕，此長調也。小山於小令，亦填一調至十數，蓋亦避生就熟，易於著筆耳。常熟言琴吾大令家駒治詞學至五十年之久，所著《鷗影詞》六卷，幾於無調不備。且每有所作，輒從事絃管以求諧律。嘗謂詞之為道，承詩之盛，開曲之先，不深音韻，不窮律呂者，率爾操觚，恆至傷斷。始宋、元以逮今，海內勝流無不嗜此者，以能審音也。琴吾有子仲遠總戎敦源，亦以文學政治名於時。

### 楹聯至本朝而盛

楹聯之興，肇於五代之桃符，孟蜀「餘慶長春」十字，其最古也。至推而用之楹柱，蓋自宋人始，而見於載籍者寥寥。然如蘇文忠公軾、真文忠公德秀、朱文公熹之撰語，尚有存者。元、明以後，作者漸夥。至於本朝，則凡殿廷、廟宇之間，各有御聯懸掛。翠華臨蒞，輒荷宸題，天章稠疊，海內承學之士，翕然向風，楹聯之製，遂日臻美富矣。

### 連環格聯

吾國文學中有屬對一事，亦絕藝也。聞有一對，以翁笠漁大令曾任崑山、山陽、陽湖三縣，因出對曰：「崑山縣，山陽縣，陽湖縣，湖南從九，做過四五年知縣。」【此對以崑山、山陽、陽湖為連環格，而「湖南從九」又上頂一「湖」字，下以「九」字扣四五年之暗數，且又為實事也。】後有對之者，甚巧妙，曰：「鐵寶臣，寶瑞臣，瑞鼎臣，鼎足而三，都是一二品大臣。」

### 流水聯

對聯僅對字面，而命意絕不相同者，世所謂流水聯者是也。如「木已半枯休縱斧」對「果然一點不相干」。「干」對「斧」，以虛字作實字解矣，工絕。又有一聯：「楊三已死無京丑。」對「李二先生是漢奸」。以「先生」對「已死」，至工。又「春眠不覺花心動」對「夏禮能言&~DRU;足徵」，「欲解牢愁須縱酒」對「興觀群怨不離詩」，亦工。又光緒時，天津富翁某嘗自擬上聯，囑人對之，句曰：「三徑漸荒鴻印雪。」旋有人對之曰：「兩江總督鹿傳霖。」

### 吳山尊撰聯之速

嘉慶甲子，吳山尊學士主試粵西，所得皆知名士。既撤棘，門生入謁，立撰聯句贈之，各肖其人。解元為臨桂唐維釗，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，兄維錫，亦解元也。聯云：「祖德慶餘先後甲，元燈分照弟兄明。」撫軍百齡宴兩主司於七星巖，酒次，索題廡中楹帖，即書云：「地有七星拱北斗，人如二客侍東坡。」

### 西湖彭剛直公祠長聯

長聯最難作，蓋不難於長，而難於一氣貫注也。俞曲園太史嘗撰彭祠一聯，長至三百餘字，並自記曰：「楹聯乃古桃符之遺，

不過五言、七言，今人有至數十言者，實非體也。世傳雲南大觀樓聯最長，合上下聯，亦不過一百八十字。今年湖上彭剛直公祠落成，其湖南同鄉撰一長聯，寄余點定，凡二百七十字。余因亦自撰一聯，共三百十四字。」聯云：「

偉哉，斯真河嶽英靈乎！以諸生請纓投筆，佐曾文正創建師船，青旛一片，直下長江，向賊巢奪轉小姑山去。東防歛發，西障溢濤，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，百戰功高，仍是秀才本色。外授疆臣辭，內授廷臣又辭，強林泉猿鶴，作霄漢夔龍。尚書劍履，迴翔上接星辰，少保旌旗，飛舞遠臨海澨。虎門開絕壁，巖崖突兀，力扼重洋。千載後過大角礮臺，尋求故蹟，見者猶肅然動容，調規模宏壯，布置謹嚴，中國誠知有人在。

悲夫，今已旂常俎豆矣！憶曩昔傾蓋班荆，借阮太傅留遺講舍，明鏡三潭，勸營別墅，從珂里移將退省庵來。南訪雲棲，北游花塢，歲歲追陪到煙霞深處，兩翁契合，遂聯兒輩因緣。吾家童孩幼，君家女孩亦幼，對穠華桃李，感暮景桑榆。粵嶠初還，舉足已憐蹙蹙，吳閭七至，發言益覺啾啾。駕水遇歸橈，俄頃流連，便成永訣。數月前於右台仙館，傳報噩音，聞之為潛焉出涕，念酒坐尚溫，琴歌頓杳，老夫何忍拜公祠。」蓋上聯述剛直一生事蹟，下聯述已與剛直交誼，皆包括無遺也。

#### 集四書篇名聯

有集《四書》篇名為聯而極自然者。聯云：「衛靈公遭公冶長祭泰伯於鄉黨中，先進里仁舞八佾；梁惠王命公孫丑請文公在離婁上，盡心告子讀萬章。」可謂鉤心鬪角，具有鬼斧神工之妙矣。

#### 集句聯

金匱楊子延能集長句為長聯，有云：「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，豈獨花木土石水泉之適歟？」【上句曾鞏《寄歐陽舍人書》，下句柳宗元《永州韋使君新堂記》。】又云：「放歌自得，心曠神怡，儘教風雪江湖，夢裏不知身是客；逸興遄飛，酒酣耳熱，難得煙花魚鳥，老來專以醉為鄉。」【上聯第一句張炎《寄興》詞，第二句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，第三句張玉田《歸杭疏》，第四句李後主《浪淘沙》詞。下聯第一句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，第二句魏帝《與吳質書》，第三句李商隱《謝河東公和詩啟》，第四句蘇軾《次韻趙金鑠》詩也。】

#### 集佛語經文聯

青浦金有筠與俞曲園神交十年，未一謀面，而函札往來，輒自署「林陰仰雪翁」，或「無礙翁」。曲園贈以聯云：「心無罣礙；身其康強。」以佛語與經文作偶，頗渾成。

#### 集詞句聯

有集詞句為聯而極自然者，如集玉田、梅溪云：「石磴拂松陰，幾曲闌干，古木迷鴉峰六六；煙光搖綠瓦，一屏新繡，芙蓉孔雀夜溫溫。」集稼軒、草窗云：「雲洞插天開，欲往何從，一百八盤狹路；湘屏展翠疊，臨流更好，幾千萬縷垂楊。」集晉卿、永叔云：「海棠開後，燕子來時，黃昏庭院；紅粉牆頭，秋千影裏，臨水人家。」集稼軒云：「素壁寫歸來，畫舫行觴，細雨斜風時候；瑤琴才聽澈，鈞天廣樂，高山流水知音。」集清真云：「錦幄初溫，葡萄架上春籐秀；闌干四繞，蒼蘚松階秋意濃。」集草窗云：「蓮葉共分題，貯月杯寬，笑拍闌干呼范蠡；簾波浸筍，閉門明月關心。」集夢窗云：「數曲闌干，人事迴廊縹緲；一匳越鏡，仙山小隊登臨。」竹垞云：「遊子何之，只是北燕南楚，落拓江湖，忍負了芳辰，萬事不如歸也；阿儂憊矣，最憐酒釀花濃，逍遙文史，問誰是豪傑，幾回搔首茫然。」

#### 集哀啟句聯

張文襄之薨也，有集其公子哀啟中詞句為輓聯者，曰：「無一日不辦事，無一事不用心，疆寄三十年，僅乃如此；行治術十之六，行學術十之四，存詩五百首，嗚呼哀哉。」

#### 集節氣名聯

有集節氣之名為聯而極自然者，聯云：「夜氣大寒，霜降茅簷如小雪；日光端午，清明水底現重陽。」

#### 集五行名聯

有集五行之名為聯而頗自然者，凡十字，皆有金木水火土之偏旁。上聯曰：「煙鎖池塘柳」，下聯曰：「燈深村寺鐘。」

#### 集五行五方名聯

都門名流嘗結絢秋盒詩社，時宗室盛伯義祭酒，方中同治庚午解元，年少氣盛，尤跳盪，嘗摘唐人詩「鑪煙添柳重」五字索對，同人屬句者皆謂不稱。丹徒趙曾望對曰：「盅凍瀟瀟虛。」伯義歎為絕對。眾不服，伯義曰：「吾出句按五行水火木金土，此對句乃按五方東南西北中也。」眾猶有不知北字所在者，相與一笑而罷。

#### 集四季四方名聯

有集四季、四方之名為聯而極自然者，聯云：「冬夜燈前，夏侯氏讀《春秋傳》；東門樓上，南京人唱北《西廂》。」

#### 集四方名聯

高宗南巡，駕次順天之通州，曾出一聯以令侍臣屬對。聯曰：「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通南北。」凡十三字，以南北通州四字貫之。紀文達公對之曰：「東當鋪，西當鋪，東西當鋪當東西。」

#### 集戲名聯

有以戲名集聯而極自然者，如「潘烈士投海」對「孫夫人祭江」，「花園贈珠」對「草船借箭」，「背娃入府」對「打姪上墳」，「武松打店」對「曹操逼宮」，「哪吒鬧海」對「徐策跑城」，「烏龍院」對「白虎堂」，「三岔口」對「十字坡」，「春秋配」對「宇宙瘋」，「紫霞宮」對「白雲塔」，「四郎探母」對「九美奪夫」，「賣身投靠」對「打子放逃」，「問樵鬧府」對「打漁殺家」，「掛印封金」對「贈劍點將」，「花蝴蝶」對「玉麒麟」，「鴛鴦劍」對「雌雄鞭」，「日月圖」對「乾坤帶」，「七星燈」對「五雷陣」，「賣馬」對「偷雞」。

#### 集俗語聯

有以俗語集為聯而極自然者，如「水底撈月」對「雪上加霜」，「挺腰凸肚」對「擺尾搖頭」，「花言巧語」對「油腔滑調」，「苦中得樂」對「忙裏偷閒」，「靠天吃飯」對「坐地分贓」，「賊頭狗腦」對「人面獸心」，「移花接木」對「牽絲拔藤」，「逢場作戲」對「揀廟燒香」，「黃花閨女」對「白木監生」，「酒肉朋友」對「柴米夫妻」。又一聯云「山童採栗用筐承，劈栗撲籬」，對「野老賣菱將擔倒，傾菱空籠」。

#### 姓名聯

有以人之姓名號及成語屬對，而工巧絕倫者，如「張之洞」對「陶然亭」，「烏拉布」對「蠶吐絲」，「葉志超」對「花心動」，【詞牌名。】「準良」對「拳匪」，「黃興」對「白墮」，【造酒人。】「張人駿」對「通天犀」，「金向辰」【郵傳部之官。】對「銀托子」，「湯蟄仙」對「油炸鬼」，「朱介人」對「赤髮鬼」，【見《水滸傳》。】「湯化龍」對「油傘蟹」，【余，土懇切，吞上聲。】「李柳溪」對「荷蘭水」，「朱桂辛」對「白瓜子」，「朱桂卿」對「赤松子」，「劉心源」對「弓背路」，【劉，兵器名。《書·顧命》「一人冕執劉」。俗稱路之直捷者曰弓弦路，迂折者曰弓背路。】「蔡鏢」對「蛇矛」，「陸鳳石」對「九龍山」，又對「山雞絲」，「額勒和布」對「腰圍戰裙」，「阿穆爾靈圭」對「又求其寶玉」，【《左傳》句。】「劉幼丹」對「康長素」，【以姓字對姓字，別為一格。】「汪精衛」對「周自齊」，【自為鼻之本字。】「萬青藜」對「雙紅豆」。【詞牌名。】此種對，尤難於半虛半實之字，銖兩悉稱，「興」對「墮」，猶「匪」對「良」也。

#### 拆字聯

有拆字為聯而極自然者，如「黑土墨」對「白水泉」，「田心思遠客」對「門口問行人」，「張長弓」對「騎奇馬」，「單戈

合戰」對「十口為田」，「種重禾」對「犁利牛」，「凍雨灑窗，東二點，西三點」，對「典木置屋，曲八根，直四根。」

### 汪容甫斥袁子才聯

汪容甫聞袁子才隨園書齋嘗揭一聯以自誇也，思有以折之。先馳書，訂期相見。袁之聯為「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；是能讀三墳五典，八索九邱」二句。及期往，袁不見。汪知其出避也，語其僮曰：「爾主人果在者，吾將假其所讀之墳典索邱一觀也。」袁歸，僅以告，遂撤其聯。

### 紀文達所見馬神廟聯

紀文達在京師，嘗偕友過馬神廟。廟門左掩一扇，上有聯云：「左手牽來千里馬。」友謂文達曰：「且勿觀下聯，試各思之。」文達曰：「下聯當為『前身終是九方臯』。」及審視，乃「右手牽來千里駒」也。

### 龔定庵喜朱野雲聯

畫師朱野雲遊京師，高冠大履，絕不作江湖態。與龔定庵交稱莫逆，嘗書聯贈之云：「灌夫罵座非關酒，江敦移牀那算狂。」定庵大喜，懸之聽事。徐垣生太史語人曰：「入門但觀此聯，便知是定庵家也。」

### 壽袁世凱聯

光緒戊申八月，為直督袁世凱五十壽辰，各部堂司官及直隸之候補者，奔走祝賀。壽文、壽聯至多，惟署順天府治中阮忠樞一聯云：「五嶽祝三公，惟高峻極；百年稱上壽，如日方中。」最工雅，他作皆不及。又有自海外緘寄一聯者云：「戊戌八月，戊申八月；我佛萬年，我公萬年。」不知何人所作也。

### 下聯不易對

有以蜀漢諸葛亮事行為上聯，而頗難屬對者，蓋句中含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，而皆武侯一人之事實也。句云：「守二川，排八陣，七擒六出，五丈原點四十九盞明燈，祇為一身受三顧。」

### 少尹祭幃懸中堂

曾忠襄公國荃督兩江，光緒庚寅，薨於位。開喪時，同城文武大員及各僚屬，並京外各官，均有奠儀，祭幃、輓聯以數百計。先數日，有少尹某誇於同僚曰：「余欲送祭幃一軸，使懸中堂，雖王公大人不能易位也。」是日，弔客盈門，視其中堂所懸祭幃，下款果為少尹某。中以白布書「兩宮垂淚」四字，蓋指孝欽后及德宗也。少尹以末秩浮沈宦海，因此知名。

### 詩鐘之名稱及原起

詩鐘之為物，似詩似聯，於文字中別為一體。初不名詩鐘也，曰嵌字偶句；【專指嵌字格而言，見《閩雜記》。】曰分曹偶句；【專指分詠格而言，桐城張辛田用糖有分曹偶句之輯，見《閩雜記》。】曰改詩，則改律句、絕句之詩而為兩句，陳石遺且謂之曰兩詩也；改字，意同截句之截字；曰折枝，則以為詩之一聯，故云，與改詩用意略同；又曰百衲琴；【吳縣秦雲、秦敏樹二人有《百衲琴》之刻。】又曰羊角對；【見俞廷瑛《百衲琴跋》。】皆不知所取義。至詩鐘二字，則取擊鉢催詩之意，故又曰戰詩。【樊增祥有《樊園五日戰詩記》。】要之，此名以詩鐘名為最通行。始於道、咸間，殆仿制藝之截搭題而作，蓋截搭合二題以製一文，詩鐘亦合二題以製一聯也。至近代而人盛。作俑者為閩人，久之而燕北、江南亦漸有仿效之者矣。

徐鐵孫觀察榮嘗言，少時與諸友作嵌字聯句。鐵孫，為廣州駐防漢軍人，是則粵中亦有之也。

昔賢作此，社規甚嚴。拈題時，綴錢於縷，繫香寸許，承以銅盤，香焚縷斷，錢落盤鳴，其聲鏗然，以為構思之限，故名詩鐘，即刻燭擊鉢之遺意也。

### 詩鐘之製題

詩鐘本為觴政文酒之會，即席鬪題，或以雅對俗，或以人對物，拈絕不相蒙之目，撰十四字聯合之，以語工而成速者為上，優者醇醪，劣者苦茗。今則徵人納卷，鉤思累日，猶不愜意。此自賢於博塞，然亦不免如韓退之所云「彫琢愁肝腎」也。

詩鐘題有詠一事一物者，有詠兩物者，然總以詠一事一物且詠不倫不類之事物為此體之正宗，若憑虛構題，傑作尤罕。

憤時嫉俗之士，每於詩鐘出題時，寓其嬉笑怒罵，如天子與獸，官與狗，司法與傀儡，科舉與溺器，選舉與彩票，一薰一蕕，使與並列，可見矣。

### 詩鐘之體格

詩鐘分兩體，曰嵌字，曰分詠。任舉兩字，分嵌兩句中，嵌字也。兩句分詠兩物或兩事，分詠也。嵌字之格不一，嘗以通行與否，分為正格、別格。

正格七：曰鳳頂，一名鶴頂，又名虎頭，嵌第一字。曰燕領，一名覺頸，嵌第二字。曰鸞肩，一名鴛肩，嵌第三字。曰蜂腰，嵌第四字，曰鶴膝，嵌第五字。曰覺脛，嵌第六字。曰雁足，嵌第七字。

別格九：曰魁斗，一字嵌上句之首，一字嵌下句之末。曰蟬聯，一字嵌上句之末，一字嵌下句之首。曰鼎峙，三字嵌兩句中，不相並。曰鴻爪，三字，一嵌上句第四字，二嵌下句首尾。曰雙鉤，以四字分嵌兩句首尾。曰五雜俎，五字任意嵌於兩句中。曰四五捲簾，一嵌上句第五字，一嵌下句第四字。曰三四轆轤，一嵌上句第三字，一嵌下句第四字。曰碎錦，一名碎流，四字以上，任意分嵌於兩句中。

或無鳳頂、燕領諸名，但謂之唱。嵌第一字曰一唱，嵌第二字曰二唱，以下仿此。

分詠者，兩句分詠兩事，或分詠兩物，或一事一物，要以詠不倫不類之兩事物見長。

### 詩鐘之嵌字格舉例

詩鐘之嵌字格甚多，舉例如下。睡星鳳頂格云：「睡漢金龜春及第，星河銀雀夜填橋。」兵雀燕領格云：「酒兵宵按詩壇案，銅雀春荒霸氣沈。」鴨花鸞肩格云：「養得鴨言驚客彈，拈將花笑悟憚機。」姑國蜂腰格云：「新放鼠姑蜂蝶碾開，小營蝸觸鬚蠻爭。」苔膽鶴膝格云：「槍染綠沈苔半卦，箏彈銀甲膽初寒。」楚宮覺脛格云：「巫峽朝雲歸楚夢，連昌夜月入宮詞。」甲啼雁足格云：「龍騰滄海頻舒甲，猿聽巫山不住啼。」佛紅魁斗格云：「佛子座邊蓮葉碧，美人簾底棗花紅。」子雞蟬聯格云：「驂驢冀北無餘子，雞犬淮南並得仙。」壽字香鼎峙格云：「濤真無量人稱佛，書到相思字亦香。」大司馬鴻爪格云：「大宛職貢來天馬，少昊官司有祝龍。」太常仙蝶雙鉤格云：「太液聯翩池上蝶，常儀縹緲月中仙。」山冷微有雪五雜俎格云：「快雪看山晴有約，微波蕩月冷無聲。」袍到四五捲簾格云：「偶攜游屐到琴峽，待脫征袍隱鑑湖。」端菜三四轆轤格云：「紹下端門恭己日，禮成釋菜祭丁時。」雪練西瓜碎錦格云：「瓜皮雪泛西溪艇，練影江涵北固樓。」天地人碎錦格云：「雞蹤踏地斜書木，鯉尾朝天倒寫人。」張三李四碎錦格云：「四壁圖書三尺劍，半肩行李一張琴。」十二月十二碎錦格云：「十里樓台十里月，二陵風雨二陵秋。」雞魚肉鑼鼓板碎錦格云：「雞市鼓喧分社肉，板橋鑼響賣溪魚。」

### 詩鐘之限字

龍陽易實甫觀察順鼎曰：「限字體，大率限兩字不對者，分嵌於兩句中第幾字，其用三字、四字以至七八字者，則苛政也，變體也。」閩人又有五碎、七碎之名。小兒未學作詩，先學作對。作對之後，又學作碎對者，對他人五字、七字之句。碎者，自作一對五字、七字之句，其題則先命兩字，使分嵌於兩句中，亦限嵌於第幾字，但五七碎所限之字，皆相對者。分詠體有《申報》、赤壁一題，實甫有一聯云：「字多英法蛟龍氣，江是孫曹鵝蚌場。」

### 詩鐘之分詠格舉例

詩鐘之分詠格，舉例如下。《赤壁賦》、泰山云：「前後兩篇名士筆，東南千仞丈人峰。」壽星、簾鉤云：「南極經天珠照耀，西山捲雨玉鸞環。」《紅樓夢》、白髮云：「應號怡紅公子傳，已非慘綠少年時。」醉蟹、情絲云：「濁世不容公子醒，春愁

多為女兒牽。」

### 詩鐘有籠紗嵌珠二格

咸陽李孟符兵部岳瑞曰：「詩鐘之作，近世極盛，有籠紗、嵌珠二格。籠紗者，取絕不相干之兩事，以上下句分詠之者也。嵌珠者，任取兩字，平仄各一，分嵌於第幾字者也。籠紗易穩而難工，嵌珠難穩而易工。晚近多尚嵌珠，鄙意頗不喜之。」都中相傳有分詠楊貴妃、煤者云：「秋宵牛女長生殿，故國君王萬歲山。」超脫悲渾，當為極格。又有朱古微詠山谷、蠹魚云：「詩派縱橫不羈馬，書叢生死可憐蟲。」李西漚詠寶劍、崔雙文云：「萬里河山歸赤帝，一生名節誤紅娘。」或詠魁星及承塵，魁星手中不持筆而持元寶者云：「文章自古須錢買，臺閣於今半紙糊。」詠《史記》、白糖云：「傳世文章無礙腐，媚人口舌只須甜。」詠蟹、情絲云：「濁世不容公子醒，春愁多為女兒牽。」皆超雋。

此體閩人最工，魁星、承塵兩聯，皆閩人所為也。鄭蘇堪嘗言，某歲福州某社出「女花」兩字，用嵌珠格，因字面太寬，限集唐詩。其前列三人皆極工，一云：「青女素娥俱耐冷，名花傾國兩相歡。」一云：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落花猶似墜樓人。」一云：「神女生涯原是夢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」此非所謂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者耶！有人欲嵌「雪珠」二字，倩蘇堪為捉刀者，蘇堪應聲曰：「雪膚花貌參差是，珠箔銀屏迤邐開。」二語皆在《長恨歌》，尤極自然。

### 詩鐘之唱卷

閩人作詩鐘，以唱為重。其作詩鐘、閱詩鐘之法，每發題後，人例作四聯，投卷於筒，彙交謄錄，謄錄以小箋紙分謄，每箋例四聯。如每會十人，每人四聯，則小箋十紙，即可謄畢。每謄畢一紙，即送末座先閱，閱畢，遞傳上座者，以次輪閱，擬取者各另紙錄出。所取不過十聯以內，自定甲乙。如每會十人，則十人各定所取甲乙也。各閱定後，以次宣唱之，優等者有賞。唱卷之法，從最後先唱，至元卷而畢。

詩鐘以唱為樂，但頗費時耳。閩人例作四聯，欲多作者，則必作八聯而後可，不許少，亦不許多。易實甫每次皆作八聯，然不如僅作四聯之少而易精耳。閩派以陳伯潛閣學寶琛為最工，如東年云：「東倚自笑羊何瘦，年齒誰憐馬又加。」群雪云：「絕群新築空山屋，犯雪親拏獨夜舟。」乞迷云：「殘酒乞鄰聊一醉，亂山迷路欲何歸？垂暮迷方終不遇，忍飢乞食定誰門。」木安云：「十年竿木逢場戲，一夢槐安作宦歸。」炊季云：「貧有一炊寧斷飲，老思群季罷登高。」補顏云：「生際聖朝無補甚，老營陋室自顏之。」皆沖遠深微，詩鐘之最上乘也。

閩派有葉芾棠者，亦作手也。其所作，有蟲館限第二字云：「已蟲琴柱知音杳，久館權門脫穎難。」蟲館皆實字，頗難對，此聯竟將蟲館揉成虛字，妙矣。葉尚韓則云：「壁蟲待蟄秋絲盡，殿館無棕晚吹哀。」吐屬亦佳。又有佚其姓名者兩卷云：「保蟲慚愧儂為長，旅館喧嘈客自孤。」「號蟲身世如寒士，解館賓朋似落花。」存之，亦足以略見閩派矣。

### 集唐詩以為詩鐘

詩鐘能以唐人詩句之爛熟人口者，運用得法，而屬對又相稱，自為有目共賞之作。然不可失之於淺，淺亦斷不能出色。福州某社女花二字所集唐詩之外，亦頗有之。如順德羅揆東主政惇齋伏星限第三字云：「香鑪伏枕京華望，雪涕星關早晚收。」又儀徵張丹斧好詩鐘，嘗以《傳簡》、《驚夢》題徵集作者，海寧程搏九所成僅十字，曰：「忽逢青鳥使，打起黃鶯兒。」蓋皆集句之渾成者也。

### 詩鐘有狀元謄錄

詩鐘甲乙最優者為狀元，最劣者為謄錄。梁節庵按察鼎芬嘗言：「陳伯嚴主政三立、繆筱珊編修荃蓀作詩鐘，皆由謄錄升至狀元。」言其初皆不工，後乃甚工也。

### 施鴻保在閩所見詩鐘

錢塘施鴻保在閩時，所見之詩鐘，佳者甚多，今記其數聯。如七才子八鄉兵云：「七步詩才曹子建，八門兵法武鄉侯。」依次分嵌，今無其格。七月半燒紙衣云：「半夜燒燈花落紙，七絃彈月露沾衣。」其但拈二字，次第限嵌者，即鳳頂、燕領等格也，尤巧。如子魚限第二字云：「燕子不歸春寂寂，鯉魚無信路迢迢。」斷江限第三字云：「可憐斷雁無消息，不及江潮有去來。」田月限第四字云：「薄宦無田何日返，故人如月幾時圓？」皋馬限第五字云：「金玦心傷皋氏宅，玉環魂斷馬嵬坡。」雪如限第六字云：「湖上殘山松雪老，江南春雨六如歸。」此數聯俱自然連合，而上下語意仍復相貫，非心露手妙者不辦。

### 張施詩鐘之唱和

桐城張辛田明府用糲為詩鐘，以不類事為題，合二題詠七言一聯。端午日孔子云：「赤帝驕人重五日，素王去我二千年。」魁星頂篷云：「曾將綠筆干牛斗，未許空梁落燕泥。」梳頭朝帽云：「雲開曉鏡攏蟬鬢，風閃峨冠動雀翎。」賣新聞靴襪云：「事經訪後傳多誤，步太高時穩最難。」剔腳人題名錄云：「足下工天三寸鐵，眼前聲價一文錢。」官坐堂養私孩云：「鼓吹堪憐聲是肉，歡娛誰料禍成胎。」枕頭削子手云：「黃昏我便思依汝，白晝君偏敢殺人。」不應鄉試牛肉云：「秋戰任人雄拔戟，春耕憶爾病扶犁。」告示放屁云：「鄉老抬頭看日月，通人掩鼻笑文章。」吹簫和尚煮狗肉云：「定知跨鳳終成偶，不比燒豬要避人。」搭衣囚車云：「方外可知無正服，此中幾見有完人？」戒方新經布云：「子弟不材程白木，女兒有喜驗紅巾。」官廚子菊花云：「饜人公膳更雙鶩，隱士閒情對一鷗。」報馬糞桶云：「鈴聲急雨三更驟，擔影斜陽十畝田。」先生解館木芙蓉云：「化雨已成前日事，拒霜又見此時花。」鏡中美人撲滿云：「彼姝對影總如玉，此虜失聲空守錢。」海狗腎木偶云：「縱使生兒亦豚犬，是誰作俑到公卿？」燕子番狗云：「三春又見君尋主，諸夏難容爾吠人。」辛田索施鴻保效之，鴻保即以燒年紙打紙牌為題云：「明歲祈神重福我，今宵約伴共由吾。」又點燭癩貓云：「書成誤處憑燕說，睡正酣時任鼠偷。」門神愁酌云：「笑爾常為門外漢，教兒且覆掌中杯。」扳不倒錢云：「此老平生最倔強，乃兄何處不流通？」溺桶蓋冬菜云：「掩鼻無須避惡臭，咬根最好解餘醜。」鴻保旋自拈數題詠之，賊寶劍云：「何妨梁上有君子，要使世間無亂人。」與友行吟賭場云：「脫巾微步借詩客，擲帽狂呼聚博徒。」呼狗家信云：「八尺休憑孟孟喙，萬金曾記少陵吟。」請酒單紗帳云：「覓醉惟應招大戶，禦風最好製輕容。」蛇溺桶云：「不聞壯士行時畏，好供將軍飯後遺。」煙燈正月二十九日云：「長宵好友伴橫臥，明日古人借送窮。」雪中人傳奇沽酒云：「不信英雄常乞食，且憑賢聖暫祛愁。」打灘柳云：「白晝長年閒狎浪，青春少婦倦登樓。」老婆兒許願得孕云：「此種癡情惟佛諒，最先喜訊祇郎知。」聽鶯弄獼猴云：「春來好共客攜酒，樹倒便隨人乞錢。」鴻保續又就原題和之，梳頭朝衣云：「蛾描鴛鏡匣初啟，虎拜螭坳佩共垂。」燕子番狗云：「代飛候暖催雁雁，入貢時清比旅獒。」告示放屁云：「官銜有例起頭大，文字無憑下氣市。」戒方新經布云：「頑心須警木三尺，喜信初傳月一番。」枕頭削子手云：「游仙我戀真佳境，入市人呼好快刀。」搭衣囚車云：「梵相最宜圖託鉢，土音亦好聽操琴。」官廚子菊花云：「勞薪有客知真味，晚節惟君傲眾芳。」辛田嘗曰：「此雖游戲筆墨，然非聰明不能裁對，非博洽不能使俗為雅也。」

### 易實甫開詩鐘社於蜀

光緒乙酉，易實甫隨侍其尊人叔子方伯於川藩任所，趨庭之暇，與弟由甫、妹香晚及妹婿黃玉宗開詩鐘社。時張子苾、曾季碩夫婦居署中，而蜀中群彥有顧印伯、范玉賓、劉健鄉、江叔海諸人，簪裾畢集，同作詩鐘，往往酒闌燭燼，夜分不休。刻成四冊，玉賓題簽曰《仿建除體詩》。蓋《鮑明遠集》有《建除》詩一首，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字，分嵌於一詩之中，六朝人多有之。有嵌數目者，有嵌五音八音者，亦文人游戲之一，與詩鐘相似者也。實甫命名之取材以此。

### 詩鐘風行於京都

光緒庚子初春，易實甫在京師，詩鐘之作，風行一時。琉璃廠南紙鋪之門，皆貼有詩鐘題，徵收試卷，標明彩物。波及內城，亦有發題並送卷者，不知何人所為也。實甫所聞警句，如韓信墨盒云：「國士自真王自假，兼金其外絮其中。」楊柳七夕云：「三

起三眠三月暮，一年一度一魂銷。」古書老妓云：「文字鬱律蛟蛇走，門前冷落車馬稀。」零星掇拾秦灰後，去日銷磨楚夢中。」逾數月，遂有拳匪之亂，此事亦遂廢矣。

### 常州有鯨華社詩鐘

常州有鯨華社詩鐘，先後與社者四十有四人，創於江陰金淮生運副武祥、武進劉葆良兵備樹屏，起光緒辛丑四月，訖癸卯十月，凡四十集。其期會之疏數，賓朋之眾寡，無定形，亦無常主。或一月再三集，或間三四月一集。前集之人，與後集不必相識。蓋同社之中，宦游四方者什六七，其它或迫於生事，僕僕奔走，或過客，僂焉至止，一集輒去，乍歸復出，倏來倏往，其優游閭巷無官私之牽率者，無數人焉。癸卯以後不復舉，亦以散者不可猝聚，故莫之止而止也。史朗存每集必赴，罷，輒哀一日所得句，挾以歸，纂次而藏之，都四千餘聯。

### 張文襄好詩鐘

張文襄好作詩鐘，督鄂時，輒於政暇召集僚友作詩鐘，往往限以難字。嘗以奇態二字命題，某用杜詩分點一聯云：「弟兄陳氏奇皆好，姊妹楊家態並濃。」

一日，傳某某入署為詩鐘。一被傳者，婦病方殆，不敢辭，勉具衣冠而往。文襄不衫不履，劇談久之，始出題，乃皆構思。某哀急萬分，知其婦於此數分時，必已不起。瞥見其僕在窗外探望，若有言而不敢入者，心益痛，不覺涕泗交流。文襄見之，大笑曰：「做不出，亦常事，何哭為？」某起立，言實婦病垂危，痛極而流此急淚耳。文襄云：「何不早言！」即揮之出。

文襄入樞垣，結習未除，嘗限蛟斷二字分嵌一聯。梁節庵作云：「射虎斬蛟三害去，房謀杜斷兩心同。」文襄大悅。

### 蔡伯浩好詩鐘

蔡伯浩觀察乃煌好詩鐘，其官江蘇蘇松太道時，尤喜為之。與幕賓競字鬪格，擊鉢相催，一聯既成，電傳金陵。樊雲門嘗為之評判甲乙，誠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。

伯浩當時有《鬪園詩鐘》之刻，佳構頗多。如睡宮鳳頂云：「睡足海棠春色豔，宮深槐樹午陰長。」門六鳶肩云：「火樹六街城不夜，碧蕪門館地無埃。」綠繩鳶肩云：「相看綠鬢菱花鏡，自寫繩頭貝葉經。」人粉蜂腰云：「三策天人新著作，六朝金粉舊河山。」翠油蜂腰云：「一水如油浮艇去，四山將翠入城來。」皆警句也。

### 李孟符開詩鐘會於粵

李孟符曰：「嵌珠難穩而易工。」良然。顧其佳者，亦正可諷。光緒丁未旅粵，暇輒從朋輩為詩鐘之會。一日，拈得臣滿二字，皆用嵌珠中之虎頭格。【虎頭格即鳳頂格。】虞和甫觀察云：「臣門車馬登龍日，滿屋圖書伏蠹年。」況晴皋大令云：「臣門冷落容羅雀，滿地淒涼怕聽鶉。」陳伯瀾刺史云：「臣心常與葵同向，滿鬢羞將菊亂簪。」自然名雋。又用燕頰格嵌屋心二字，伯瀾云：「老屋欲傾松作柱，禪心未定絮沾泥。」用鳶肩格嵌人南二字，晴皋云：「杜陵人日淒涼甚，庾信南來感慨多。」陳少衡大令云：「天上人間今夜月，南征北下隔年霜。」又陳堉伯大令用虎頭格嵌臭珠二字云：「臭逐不妨來海上，珠還何日返天南？」皆佳句也。拙作臭珠云：「臭如蘭蕙交如水，珠辟塵埃玉辟寒。」又千土二字，用蜂腰格云：「隔院秋千雜絲竹，東華塵土夢觚棱。」嗜痴者以為後一聯感喟蒼涼，別有懷抱。

### 高乃超詩鐘好嵌字

高乃超，名超，閩人。其先世為揚關樞吏，遂家於揚。嘗於揚之教場，設可可居小酒肆。營業日起，乃增益資本而擴之。閩人好作嵌字詩鐘，高尤嗜之，日夕集文士從事吟詠。其司簿籍之某，亦能詩能某。有客過其門，輒聞呬唔之聲。店小二報帳，而居停與司帳者方閉目推敲，其營業遂因詩鐘以敗。

### 謎之名稱及原起

謎必用燈，不知何人作俑。古名「商燈」，又曰「春燈」，或呼為「文虎」，一曰「燈虎」，而又疑其為「燈糊」。虎字必有所本，殆取以矢射之之義也。商則取商推之義。惟「春燈」之名甚雅，蓋春市一燈，文人小集，必在上元良夜金吾不禁時也。

古無謎字，但謂之隱語。麥麴、河魚、庚癸等詞，見於《左傳》。其次則《國語》之「秦客為廋詞於晉之朝」，而《新序》之狐白羊皮，《曹娥碑》之「絕妙好辭」，孔北海之「魯國孔融文學」，皆是也。北海作離合體詩，其詩曰：「漁父屈節，水潛匿方。與時進止，出寺弛張。呂公饑釣，闔口調旁。九域有聖，無土不王。好是正直，安固子藏。海外有截，隼逝鷹揚，六翻不奮，羽儀未彰。龍蛇之蟄，其它可忘，玫瑰隱曜，美玉韜光。無名無譽，放言深藏。按轡安行，誰謂路長！」此詩離合「魯國孔融文學」六字。如第一句漁字，第二句水字，漁去水為魚。第三句時字，第四句寺字，時去寺為日。離魚與日而合之，則為魯字。餘倣此。

《文心雕龍》曰：「謎者，回互其詞，使昏迷也。」《七修類稿》曰：「隱語轉而為謎。至蘇、黃而始盛，有編集四冊，曰《文戲》。」

### 謎之體格

謎有體有格。以體言之，有會意、象形、諧聲、增損、離合、假借、分詠之別。大抵用格必須在旁註明，體則不能先為表示。至古人所謂重門垂柳，不知是何體裁，今失傳矣。

謎之格甚多，自「黃絹幼婦，外孫竇白」八字合為「絕妙好辭」始，其後踵事增華，而格日多。曰白描，曰集錦，曰繫鈴，曰解鈴，曰捲簾，曰落帽，曰脫靴，曰折腰，曰錦屏，又謂之鴛鴦。

### 謎之神品、能品、逸品

謎為文人之餘事，張文襄好猜之，嘗以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」射《易經》「中心疑者其辭枝」，神傳阿堵，餘味盎然，是為神品。葉象彬之「末座少年，異日必是有名卿相」射《詩經》「綠衣黃裳」，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，是為能品。某之「伯姬歸于宋」【見《春秋》。】射《唐詩》「老大嫁作商人婦」，別開生面，妙造自然，是為逸品。

### 謎以摹神見長

謎之以摹神見長者，不在以面底字義相配合，如潘文勤之「臣東鄰有女子窺臣三年矣」射「總是玉關情」，不著一字，儘得風流，純然一片靈機，非笨伯所能夢見。張味鱸以「臣至今未許也」，射《西廂》「不要東牆」，則自調差堪鬚髯。又以「聞甬道中屐齒聲甚厲」射「庾公之斯至」；「彼可取而代也」，射「為政不難」；「汝視阿嬌好否」射「姑將以為親」；「孔子亦矚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」，射「立於虎門之外」，皆意在言外。惟所射為書句，不及詩詞流宕有致耳。但此種謎面，必用成語為佳。若後人以「《紅樓夢》中女」亦射「總是玉關情」者，雖同一用心，未免相形見絀耳。味鱸，名啟南，閩人。

### 謎有書家意江湖意之別

光緒戊申，番禺沈太侗禮部宗崎在京師刊行《國學萃編》，其徵謎語有云：「書家意者方能照登，江湖意者恕不登錄。」此語直得謎中三昧。謎之最忌者二：一曰俗，如鄉人所猜之謎是也；一曰呆，如蘇滬各地茶肆中丐者所書之謎是也，是皆太侗所謂江湖者是也。一染此習，便失文人身分。故謎雖屬遊戲，必非胸無點墨者所能從事。

以「政」射書名「正字通」，以「五經無陣字」射「陳代」，「菊」射「鞠通」，此謎之通於字學者也。唐薇卿中丞景崧以「虛帳不必實給」射「花開堪折直須折」，此與書注之彼此通同而無折閱者相合。以「李憲之有韋」射「言及之而不言」，以「寺」射「己欲立而立人」，此謎之通於訓詁者也。以「期期艾艾」射「蓋三百年於此矣」，【古文】以「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」射「其實皆什一也」，此謎之通於數學者也。以「水火金木土」射「其下維穀」，以「詩賦」射「自葛始」，以「檣杵」射「南國之紀」，以「當與夢時同」射「有覺其楹」，以「召公奭、太公望」射「且畢中」，以「二十號」射「冠而字之」，以「非徒無

益，而又害之」射「謂語助者」，以「崔雙文」射「在南山之下」，此謎之通於經者也。必如是，始可謂之得書家意。

王嘯桐孝廉風雅能文，謎雖非其所長，偶一為之，亦皆膾炙人口。如「白牡丹」射「素富貴」，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」射「為期之喪」，「松子」射「父為大夫」，「右徵角，左宮羽」射「商也不及」，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」射「夫子之設科也」，「戊辰」射「天數五，地數五」，「塞翁吟」射「思馬斯作」，「族譜」射「在宗載考」，「太顛、閔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」射「亂為四輔」，「非實中心好吳也」射「越在外服」，「泥馬」射「康王跨之」，「管仲不死」射「生夷吾」，「甲長」射「龜為前列」等謎，皆嘖嘖人口。或以運典見長，或以底面現成取勝，自非江湖諸家所能望其項背也。

謎之有書家、江湖之別者，雅俗耳。然亦有意俗而詞不俗者，並有詞亦俗而不厭其俗，一似無傷雅道者。如「使女擇焉」射「汝汝漢」，「打胎」射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」，「人盡夫也」射「漢之廣矣」，「太監」射「為其嫌於死陽也」，「娘子誇才郎」射「能官人」，「賴債」射「借曰未知」，「視之男也」射「相其陰陽」，「宮」射「滅下陽」，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」射「離騷」，「退婚證據」射「前漢書」，「閨門」射「黃花地」，「太史公下蠶室」射「畢竟是文章誤我，我誤妻房」，「宮辟疑赦，其罰六百鍰」射「有錢有勢」，「其勢不佳」射「如之何不弔」，【梨花】皆足令人捧腹，然仍不脫書家意，洵為文人之游戲也。

### 謎須面底相扣

尋常之謎，其面與底之相扣，恆不外正反二義。其以正義扣者，如「眾善奉行」射「好事者為之也」，「和尚還俗」射「釋新民」，「命舜浚井」射「使虞敦匠事」，「施恩不求報」射「賜也何敢望回」，「拙荊」射「柴也愚」，「偷香」射「竊聞之」，「竹書」射「簡而文」，「昌黎」射「文王之民」，「雁足傳書」射「飛鳥之遺音」，「監生」射「觀其所養也」，「詩思在驢子背上」射「有懷於衛」，「是謂過矣」射「可以為錯」，「閨怨」射「婦歎於室」，「夜半鐘聲」射「牢曰子云」，「諸峰羅列是兒孫」射「太岳之胤也」，「都御史上白簡」射「從臺上彈人」，「鴉背夕陽明」射「日在翼」，「告別」射「歸去來辭」，「吐氣如虹」射「長息」，「爭座位」射「鬪班」，「心喪三年」射「師服」，「楊柳樓臺」射「絮閣」，【劇名。】「一鞭殘照裏」射「馬兒向西」之類皆是。雖確切不移，終有天地即乾坤之嫌，猶之行文不重正面而重反面，故謎之以正義扣者，不若反扣之為曲折而多趣。如「日入而息」射「不昏作勞」，「非實中心好吳也」射「越在外服」，「閨教」射「夫有所受之也」，「樵子」射「其父析薪」，「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」射「我不以後人迷」，「直呼其名」射「或不知叫號」，「不貳過」射「惟一經」，「圓轉如意」射「不可方思」，「師也辟」射「夫子未出於正也」，「惟正之供」射「弗納於邪」，「輕減了小腰圍」射「帶則有餘」，「逝不相好」射「人在情在」，「南元」射「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」，「俯允」射「不肯把頭抬」，「願聞己過」射「許人尤之」，「受用」射「不辭費」，「正面著想」射「反是不思」，「娘子軍」射「出夫家之征」，「蓋有之矣」射「乃底滅亡」，「曲有誤」射「直不疑」，是皆以反面字扣正面也。

### 六經謎

《六經》謎雖較《四子書》為易作，然所易者，不過材料較多耳，於謎之實際無與也。《詩經》謎之佳者，如「指困相贈」射「予所蓄租」，「牧童遙指杏花村」射「彼有旨酒」，是皆指點得神者。「一二梅花映夕照」射「三五在東」，「雞」射「二三其德」，是以數字扣合者。他如「聞雞起舞」射「先祖是聽」，「腓肉復生」射「無使君勞」，「懊儂歌」射「亂我心曲」，「此非吾君也，何其聲之似我君也」，射「明明魯侯」，「天地一孤舟」射「載玄載黃」。《易》謎如「凱風何以不怨」射「蓋取諸小過」，「西廂記」射「兼三才而兩之」，「眾賓望之以為神仙」射「觀泰同人既濟」，亦靈變可喜。《書經》謎如「畫」射「聿求元聖」，「欲有謀焉則就之」射「王來自商」，「覺」射「三江既入」，「二十四朝事略」射「三八政」，皆顯切渾成，無一毫鉅釘習氣者也。

### 謎詩

遂安毛鶴舫際可嘗賦謎詩十二首，每首隱四人名，均在一部書中。清奪晉人，覆發漢主，取當老參禪，留作韻事譜。長洲褚人穫為之解釋於下。《聖瑞圖》云：「美玉無瑕輯瑞同，【白圭。】岐豐佳氣慶雲中，【周霄。】從天產下鱗蟲長，【龍子。】兩道祥光一色紅。【丹朱。】」《太平樂》云：「虎旅歸來已罷兵，【畢戰。】關梁無禁任遙征，【許行。】九重天子稱仁聖，【王良。】異獸趨朝負輦行，【象。】」《王會圖》云：「節屆陽和萬彙蘇，【景春。】降藩歸化效前驅，【王順。】北門鎖鑰推良佐，【司城貞子。】絕域從今按版圖，【貉稽。】」《嘲一家低基》云：「滿院碁聲暑氣收，【弈秋。】乃翁局敗少機謀，【公輸子。】君家季父還猶豫，【子叔疑。】為語兒童且退休，【子莫。】」《金蘭會》云：「綠柳陰中點絳紅，【楊朱。】良材勝任棟方隆，【杞梁。】少年意氣真堪託，【季任。】一諾何妨縞紵通，【然友。】」《高隱》云：「垂楊枝上漏春光，【泄柳。】歸去來辭獨擅長，【晉文。】聖主南山容霧隱，【王豹。】素絲白馬為誰忙，【綿駒。】」《家慶》云：「舊識傳家有雋才，【陳良。】長男濟困散家財，【孟施舍。】更傳遲暮添丁好，【晏子。】疑是錢鏗改姓來，【彭更。】」《宮詞》云：「春日問花花解語，【桃應。】良緣欲就轉橫波，【成覿。】東鄰相對憐嬌小，【西子。】爭比椒房絕豔何？【宮之奇。】」《山行》云：「岩嶠西岳接西京，【華周。】天際冥鴻物外情，【飛廉。】莫道路遙頻顧僕，【百里奚。】衰年負荷歎勞生，【戴不勝。】」《嘲村學究》云：「身長九尺皓鬚眉，【高叟。】俯首常如持滿時，【戴盈之。】村塾全然無約束，【師曠。】任兒攜幼浴清池，【子濯孺子。】」《宮怨》云：「夜永雞鳴漏未收，【景丑。】官家沉醉百無憂，【王驩。】娥眉一色誰相讓，【顏般。】南院光輝相對幽，【北宮黶。】」《老農》云：「中男驅犢出前村，【牧仲。】須避南山百獸尊，【陽虎。】更與諸兒相共語，【告子。】年來齒落復生根，【易牙。】」

### 諺語謎

以諺語為謎，非扣以成語不可，況五方異言，語亦不同，作謎者尤須在楚言楚，在齊言齊。如「幸而獲之，坐以待旦」射「不曉得」，以「鼓鐘送尸」射「不留神」，以「閱後付丙」射「一目了然」，皆諺語之普通者。外此，如以「強得易貧」射「四十弗富」，蘇諺也；以「吉利吉利」射「雙料曹操」，京諺也，則各限一方，不相通用。非特底也，面亦有之。如以「乖覺」射「是知津矣」，蓋用京諺之以乖為婦人口也。以「東風」射「西瓜」，京音瓜近刮，言起東風時，向西吹也。以「城外麵餅極多」射唐詩「野火燒不盡」，蓋以京都麵餅小厚而無芝麻者稱曰火燒，故云。諺謎之不可通也如是。

### 孝欽后喜謎

孝欽后喜製春燈謎，其得意者，射中之，每條賞銀五十兩。

### 唐薇卿謎有絕詣

唐薇卿嘗著有《謎拾》一書，佳者頗多，炙膾人口。如以「夫陽子本以布衣處於蓬蒿之下」射「城非不高也」，以「本以」字反振「非不」字，何等自然，似韓文公當日下筆時，特為此句而設。又以「送之至湖口」射「視我邁邁」，底面皆極渾成，又恰合口吻，可稱謎中絕詣。

### 張味鱸在辰所見之謎

光緒甲午，張味鱸客長沙，值孝欽后萬壽，滿城金碧，士女殷闐。而好事文人，亦於此時分曹射覆，點綴昇平。入夜，輒往觀之。至一處，偶一瞻眺，見他人所射中者，鄙俗不堪，令人欲嘔，望望然去之。如「妓女人大成殿謁聖」射「陽貨欲見孔子」，【落帽。】已極可笑。又有一梨花格，面為「孔子為魯司寇，鑿壁俞光」射《四子》二句，其雜湊不通，蔑以加矣。及揭出，乃「聽訟吾猶人也」。以「吾猶」諧為「無油」，真可謂想入非非矣。繼至一家，則表裏均甚大方，確為文人之筆，其披露者數條。如「萬國衣冠拜冕旒」射「命」字，【捲簾。】分之為「叩一人」，語合頌揚，故為佳耳。「不是因緣也並頭」射「韻」字，

以諧聲兼會意，頗具匠心。「乃審厥象，俾以形旁求于天下」射「像」字，以底面為增損，亦甚佳妙。他如「綠林豪傑舊知名」射「昔者竊聞之」，「外孫丰度鼠姑馨」射「好色富貴」，「自寫家書寄弟兄」射「啟予足啟予手」。味鱸則曰：「此雖非成語，而措詞不俗，亦謎中能手也。」

### 張味鱸設謎社於辰

張味鱸弱冠以前，專喜猜謎而未嘗自製。光緒辛丑客辰州，襄理局事，時值上元將屆，辰郡燈火甚盛，戲蚌舞獅，魚龍曼衍，遊人肩摩擊，絡繹於衢，偶然興動，於是懸一燈於廛市，備紙筆為酬庸。辰人最喜食糶，即俗呼為元宵者，及檳榔諸食物，亦因其所嗜以為贈品焉。彼中文人素不諳此，訝為初見。初時僅就其淺近者射之，經味鱸指示要領，開陳窳窳，並述古謎為比例，遂得舉一反三之效。既而靈思日闢，嗜者益多，昕夕過從，竟成莫逆。味鱸與辰人士訂交，實以謎為之作合焉。

### 張味鱸論謎

張味鱸曰：「作謎必求人猜，佳者尤望其發表，如賈者之奇貨得售，庶幾不負，非若軍人之臨敵，惴惴然惟恐彈丸之注射也。嘗見他人之出謎者，或專事艱深，以僻典異書，自矜博，洽苦人所難。或多方挑剔，猜者字句間偶有小誤，即斥為非是。雖勝於原作，亦堅不認可，其居心惟恐人之猜中耳。既畏人猜，何如勿出，作此醜態，甚無謂也。余則反其所為，遇有佳製，竊恐人之不中，有時微示其意，指點迷途，俾不誤厥眼光，終能達其目的，或亦吾儒忠恕之一道乎！」

### 張味鱸以新式燈猜謎

普通所張之燈，大都長一二尺許，分兩層，中然小燭，所出亦僅數十百條而止。張味鱸則變通其法而擴充之，製一巨架，長四五尺，上下作三級，籠以兩巨煤氣燈，光明如晝。謎則《四子》、《五經》、雜俎，各從其類，凡數百條。已猜中者，則將原紙標明謎底，黏示其旁，俾觀者知其用意之淺深，以為模範。故人皆樂於從事，歎為春燈之大觀也。

### 張修五有謎癖

有不善猜謎而有此癖者，張修五也。修五為味鱸之族叔，幼相親，長相得，復同舉茂才，同辦辰州事務；連床話雨，樽酒論文，數十年如一日也。修五勤於學，博聞強記，有書廚之目。見味鱸製謎，必一一諮詢，與語，亦領悟，出題時，必從旁坐聽。遇有佳製為人射中，則眉飛色舞，若自己出。夜漏三四下，無倦容，觀者不散，不去也。然始終未嘗自猜一謎，以天性篤厚，不諳機變也。

### 鄧舜欽不能猜謎

有精於詞章而性不相近者，江右鄧舜欽孝廉是也。鄧工書畫，尤嫻於詩詞，於謎獨懵然罔覺，且視之索然無味。張味鱸識之，嘗以古謎之極佳者為之稱說，其如何命意，如何扣題，及著眼下手之法，罕譬曲喻，當時似亦了了，及易一題，而仍茫然。雖以極淺之謎，如「夏以水德王」射「黨」字者，令其試猜，亦決不能中。不知天賦聰明，何以優於彼而絀於此也。

### 陳白水謎不耐思

有性極靈敏而不耐思索者，如湘潭陳白水者，風雅士也，八法六法，皆獨步一時，金石刻畫，亦駸駸入秦、漢人之室。嘗假館於張味鱸家數年，晨夕與共，每讀報章，見有謎語，輒邀與同觀，品評優劣。所言悉中肯綮，其感覺之敏速，有時為味鱸所不及。一日，見報載以「力」字射「二之中四之下」也。味鱸尚未悟，白水見之，即知其從「五」字中心抉出。惟性不喜沈潛，一擊不中，則躁急不可復耐，便爾棄去，雖強勸之，弗顧也。

### 沈中路善燈虎戲

沈中路為文定公裔，其於燈虎之戲，有出人意表者。如「聞說康成讀書處，而今賸有劫餘灰」射「不其然乎」，「一自漢家驂乘禍，編詩怕誦《黍離》篇」射「霍亂傷風」，皆不失詞人吐屬，尤絕倒者，如「笑拈髭鬚問夫婿」射「汝何生在上」，一時聞者咸為捧腹。

### 繙書房

崇德己卯，太宗患滿人不識漢字，命巴克什文成公達海繙譯滿語《孟子》、《通鑑》、《六韜》及《三國志演義》各一部，頒賜著書，以為臨政規範。定鼎後，設繙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，揀擇旗員中諳習滿文者充之，無定員。凡《資治通鑑》、《性理精義》、《古文淵鑑》諸書，皆譯之以行。

國初，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，類多得力於《三國志》。嘉慶時，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，每戰輒陷陣。超勇曰：「爾將材，可造，須略識古兵法。」以滿文《三國演義》授之，卒經略三省。教匪平，論功第一，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。

### 李濤能以滿文譯漢文

當奉詔飭漢翰林習學滿文之時，李司寇濤方在館，亦與焉，日夕肄之，矻矻不稍休。能以滿文譯漢文，並通滿語，滿翰林亦贊之。其後為浙中監司，時撫軍、藩司皆滿人，將於齟齬有所變更，司寇不聽。一日，撫作滿語謂藩曰：「事可徑行，計須爾爾，不關倫父事。」司寇俯而笑。撫遽悟，掩面語曰：「渠是清字翰林出身。」

### 清字經館

乾隆壬辰，高宗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、漢文、蒙古諸繙譯，然禪悟深邃，漢經中之咒偈，代以翻切，未得祕旨，清文句意明暢，轉可得其三昧。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，命章嘉國師綜其事，以達天達筏諸僧助之。考取滿謄錄、纂修若干員，繙譯經卷。先後凡十餘年，《大藏》告葢，四體經字始備。初存經板於館中，後改為實錄館，乃移其板於五鳳樓。

### 滿文金瓶梅

京師琉璃廠書肆有滿文之《金瓶梅》，人名旁注漢字，蓋為內務府刻本，戶部郎中和泰所譯者也。此書而外，尚有《西廂記》。蓋國初雖有繙書房之設，此或當時在事諸人以遊戲出之，未必奉敕也。

### 雙譯

佛經有名雙譯者，乃印度所著，唐古忒所譯，而此土重譯之本。有名單譯者，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。惟《楞嚴經》為此土所著，未入西域。

### 裕思元以唐古忒字譯校佛經

宗室裕瑞，字思元，豫通親王裔，封輔國公。嘗畫鸚鵡地圖，即西洋地球圖也。通西番語。嘗謂佛經皆自唐時流入西藏，近日佛藏皆是一本，無可校讐，乃取唐古忒字譯校，以復佛經唐本之舊，凡十餘麗，悉存於家。盛伯義於光緒時猶及見之。

### 徐雪村主譯西書

無錫徐雪村封翁壽，為仲虎觀察建寅之尊人，精理化學，於造船、造槍礮彈藥等事，多所發明，並自製鐵水棉花藥汞爆藥。我國軍械既賴以利用，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。顧猶不自滿，進求其船堅礮利工藝精良之原，始知悉本於專門之學，乃創議繙譯泰西有用之書，以探索根柢。曾文正公深聽其言，於是聘訂西士偉力亞利、傅蘭雅、林樂知、金楷理等，復集同志華蘅芳、李鳳苞、王德均、趙元益諸人以研究之。閱數年，書成數百種，於是泰西聲光化電、營陣軍械各種實學，遂以大明，此為歐西文明輸入我國之嚆矢也。

### 總署章京譯俄相書

光緒癸巳，駐華俄使以其國相所上德宗之書及討論稅則者，交由總理衙門堂官轉呈。以原文質直，令章京譯而書之，乃始呈進。或詢原書，則曰：「雜置書庫中矣。」索觀所譯，乃皆諛頌之辭，絕類章奏，咋舌而詢之曰：「俄之文法，似不爾爾。」則曰：「原書言質，豈可使皇上見之耶？」

### 葉清漪論譯西書

仁和葉瀚，字清漪，以我國所譯西書凌雜不合，嘗於光緒丁酉春論其弊。其言曰：「自中外通商以來，譯事始起，京師有同文館，江南有製造局，廣州有醫士所譯各書，登州有文會館所譯學堂使用各書，上海益智書會又譯印各種圖說，總稅務司赫德譯有《西學啟蒙》十六種，傅蘭雅譯有《格致彙編》、《格致須知》各種。館譯之書，政學為多，製局所譯，初以算學、地學、化學、醫學為優，兵學、法學皆非專家，不得綱領。書會稅司各學館之書，皆師弟專習，口說明暢，條理秩然，講學之書，斷推善本。然綜論其弊，皆未合也。一曰不合師授次第。統觀所譯各書，大多類編專門，無次第，無層級，無全具文義卷帙，無譯印次第章程，一也。一曰不合政學綱要。其總綱則有天然理數測驗要法，師授先造通才，後講專家。我國譯書，不明授學次第，餘則或祇零種，為報章摘錄之作，為教門傳翼之書，讀者不能觀厥會通，且罔識其門徑。政學則以史志為據，法律為綱，條約、章程、案據為具，而尤以格學理法為本。我國尤不達其大本所在，隨用逐名，實有名而無用，二也。一曰文義難精。泰西無論政學，有新造之字，有沿古之字，非專門不能通習。又西文切音，可由意拚造，孳乳日多。漢字尚形，不能改造，僅能借用切音，則字多詰屈，閱者生厭。譯義則見功各異，心志難齊，此字法之難也。泰西文法，如古詞例，不是詞法，語有定法，法各不同，皆是創造，不如我國古文、駢文之虛樞砌用，故照常行文法，必至扞格不通，倘仿子史文法，於西文例固相合，又恐初學難解，此文法之難也，三也。一曰書既不純，讀法難定。我國所譯，有成法可遵者，有新理瑣事可取者，有專門深純著作前尚有數層功夫，越級而進，萬難心解者，取材一書，則嫌不備，合觀各書，又病難通，起例發凡，蓋甚難焉，四也。坐此四弊，則用少而功費，讀之甚難。欲讀之而標明大要，以便未讀之人，又難之難也。」